





清源文獻卷十二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 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記

曲江池記

唐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為池為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而中成坎窞窳窳港洞生泉喻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灤曠野之湫



然黃河作其左塹清渭為其後洫褒斜右走太一前  
橫崇山濬川鈎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  
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蓋凝而不散黃  
旗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沙汰一氣之辰  
財成六合之日既以硤确外為寰宇敞無垠塢以居  
億兆又選英精內為區域束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  
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中焉若堂斯考廊廡設  
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黃旗之氣蓋陶鈞造  
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邪夫物苟相表裏製必同  
象泄夫外則廓以靈海道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

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  
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蒂固  
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涸於有隋比我皇唐之存  
孕詔其季主營之以瀕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  
制極墉隍劃趾勾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厥池既由  
我署纔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據爰自中而軌物  
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  
功及物則摠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墊隘潢汙入其  
洞澈銷涎聚以下澄汙盡隨其佳氣蕩鬱攸而上臧  
萬戶無重脰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三  
生蠲疾有如此者皎皛如練清明若空俯睇冲融得  
渭北之飛鴈斜窺澹泞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竒  
花中縵重樓夭矯以縈映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蔭  
潜滉濼電熒凝煙吐靄泛羽游鱗斐郁郁以閑麗謚  
微微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  
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於令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  
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  
則因高乎斷岸被袂則就潔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  
中流清芬入襟沈昏以絳寒光眩目貞白以生絲竹  
并羅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

神鞠沸渭神僊奏鈞天於赤水黠鵠敷俞天人曳雲  
霓於玄都其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  
遊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熒熒滄滄  
瑞見祥形其或淫泆以情泛覽無斁則飄風暴振洪  
濤噴射崩騰絡繹妖生禍覲其棲神育靈興善懲惡  
有如此者其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  
無名以多暇詢竒覽物得之於斯矚太始之玄造訪  
前聞於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  
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  
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



滄源文獻 卷之三  
崇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育靈興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專其教也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馬意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贊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諭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刊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唐歐陽詹

萬物闐闐各由襲汭無襲無汭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為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韞質兆朕未見則峨峨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時泐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旁涌驟雨來集驚颿環駭軒訇杳冥雄雄者雷驕然中震迸火噴野大聲殷空峯嶺躡躡潭洞簸蕩須臾風雨散雲雷收項劈輪囷斬然中闢南委地以梯落北干霄而碣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出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



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端然慈  
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授法如開月殿以趺坐異  
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罔測其  
所來且物之堅莫堅於石况高原廣袤又群石之傑  
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為造石之初致有相而外封  
乎其為有石之後入無間以內攻乎意不可以人事  
徵請試以神化察巍巍釋氏發輝道精其身既傾其  
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  
賴靡人於教有所忸怩則為不可思議以煦以吹故  
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我存存我之門經曰

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百億之一焉  
諸佛報見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  
若因其不朽之物馮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隨  
足與夫為童男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竅則  
雖一永永之利則不侔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  
樂予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於  
嶢嶢之餘伊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  
記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唐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構也如農之耕田疇焉



田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耨分其畦龍嘉穀由是  
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  
由是乎成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常博士清  
河張公講禮記盛儒術也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  
籍于五而禮記在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羣  
籍而講之東脩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  
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  
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  
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  
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

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鱗差攢弁如  
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有禮之要正三  
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  
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冷灑蕩幽遠無泥  
所昧鏡徹於靈臺所凝冰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  
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  
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予職在下庠六掌有教道不  
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泊終覩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  
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摳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  
月二十七日記



泉州北樓記

唐歐陽詹

釋名曰樓賾也謂其高明覲遠賾賾然也建於第宅則以閱園林有媚樹於雉堞則以警寇盜不虞故墨子曰城三十步一坐候樓百步一立候樓茲樓者蓋此郡北墉之立候樓也卜築之始微而具之衰不倍常廣惟再尋製造日遠土木力殆左騫右陟上露下圯有年數矣邦牧安定席公貞元七年下車至九年目之三祀重民力而未形言是年暮秋歲豐農隙有司率常典告有事于土功公曰斯郡之南極也元后帝鄉實在於北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欲因

總主向方瞻矚惟北有樓半傾半摧日夜闕登陴擊楫之所風雨憂折榱復隍之患政因時令爾其營之俾有布席跪立之地間更人防卒之蒞事予將時躋展北面拱辰之心馬受命者感公之意如公之意野人群庶感公之誠如公之誠川朝子來築崩易壘址有餘而不剗基坯自延材有長而不剪棟宇自崇既望庀徒未晦成功倚層霄於軒檻納千里乎牕牖如鱗之解署若岸之軍壁得之之狀若連山之有重巒長江之蹙洪濤氣勢繇是以雄馬公每子牟情來莊寫思生俯仰於斯徘徊於斯夫完城壯邑有邦之本



也戀闕愛君為臣之節也善矣乎公廣茲樓也遠得有邦之本大有為臣之節執邦之本曰公謹臣之節曰忠惟公與忠公斯昭矣小子家在委巷多聞輿頌藝忝儒術每侍公居上志下衷兩獲而達敬書其事為之記以獻至若眺四維之雲物臨萬井之煙景遐象佳致眸莫勝觀非公有樓之素故不之載貞元九年秋九月三十日記

泉州二公亭記

唐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纔禦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

能自減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暑夏而陶堊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才力實猶有蠹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也者藉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異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加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員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氣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阻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



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况地理卑卑而不擇爽  
塏以蕩夫汚虛乎因問風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  
竒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含之  
以澄湖萬頃揖之以危峰千嶺點圓水之心當奔崖  
之前如鏡之紐狀鼇之首二公止旌輿以迴睇假魚  
舟而上陟幕煙茵草翫憚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  
筭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  
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曰百  
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足  
謂政平教成時和境清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

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  
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  
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  
昌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真吾  
父母矣今茲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  
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憇之乎遂偕發為公就亭  
之如墻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為之辨方  
經塡等周環當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  
餘糧圃有餘木或掬一坏土馬或剪一枝材馬一心  
百身蜂還蟻往榛莽不去以自雉瓦甃無脛而莽萃



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巧填之備息再晨而成  
二公莫知層梁逗以中豁飛薨翼而四翥東南西北  
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贖頽壤而垂繪通以虹橋  
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巒疊迴  
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搖漪入瀾  
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乎波裏曠潢油演如飛若動  
又釣人飄颻於左右游禽出沒乎前後一眇一睽千  
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  
於舊賞納衷懇乎群庶尋幽採異常於斯勞賓祖客  
常於斯加以平疇間闢通途在下可以親耕耨可以

於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阜其固與人為  
亭歟不然何不遠郭郭而博故詭秀之若此非常之  
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覲也邑  
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為二公而見  
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  
中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為號小子藝忝于文曾觀  
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辰踰荆泛漢會稽之  
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  
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址未沒山川物象遍得而覽  
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



感民若彼其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  
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效  
古而為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  
始為之記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為邦榮在位賓  
寮亦以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泉州六曹新都堂記

唐歐陽詹

貞元八年刺史安定席公為邦之二祀冬造六曹之  
都堂公表微而慮遠也天子建六官紀綱天下分刺  
史六司用經緯封中猶天之有四時而人之有四肢  
一時不若則歲罔成功一肢不和則體莫全用公以

六司之掾如股肱思安之與身之安也火流定中將  
壞城郭親覽解宇首視斯署既隕而隘非凝神揆務  
之所日撫人民不則有國營宮室是亦為政乃量羨  
府以度用指斯宇而命易又曰處湫居卑非智也煩  
人蠹財非仁也吾欲全仁而就智藏事者志之有司  
於是審基址程廣袤山節藻稅僭也削而不取土階  
茅欄逼也革而是捐非約非豐允執厥中然後計具  
榘量日力山木則訓之如市人功則稅之若時物樂  
民願未旬而畢飛梁三道而通負連楹六接以都豁  
阼軒遐引陰室旁啓挹以重屏翼以迴廊晻黔黔以



秘邃屹崇崇而宏敞夏處其達則炎天以涼冬居其  
隩則淒風以溫足以寧肌靜心釐厥職者也夫哲人  
有作不惟利身在利人不惟利今在利後相斯堂者  
公侯卿士禮隅殊品公不之降也斯不亦利人不惟  
利於身歟堅壯固護存延千祀人不之逮也斯不亦  
利後不惟利於今歟觀斯堂見公之意時某處某乙  
為司功某處某乙司戶司倉司法司兵司田皆外莊  
內融懷材抱忠無面邪以蒞下有謇諤以承上當時  
之彥也請列于記左庶後之君子觀名訪德知夫是  
日堂有人焉建堂之明年記

永春桃林場記

唐盛均

唐武宗二年余還斯境其場由西十里右脇精廬危  
岫形拘勢促不似公門故其人輕而險其官屑而殘  
時非厭遷殆有數也今已卯年覲季父於此視廛里  
若巨邑覽風物如大邦鱗鱗然廨宇之羅靄靄然煙  
火之邦一派趨碧群峰走青橫飛而野雀冲波曠望  
而晴郊遠去是以俗阜家泰官清吏閑凌晨而舟車  
競來度日而笙歌不散故知興廢有時吉凶由地不  
然何勞於舊宇而逸於新亭耶吾友王顓字還古鶯  
泊未遷祿為親屈莫邪曾試犀象無全是年冬枉車



再至蓋有為也先是知余謀展覲視驟謁簾帟去纔旬月歸諧素志知還古不日青雲暫過我願耳徒服其所刊變風易俗嘗聞期日之內變為大縣乎亦是斯場人士之所願也其他故事前記已詳其或加予未可無述大中十五年十二月

初建清溪縣記

五代詹敦仁

夫萬戶而置郡千戶而置邑古制也泉之為郡古矣卜溪場西距漳汀東頻溟海乃泉之一鎮守也地廣二百餘里三峰玉峙一水環迴黃龍內顧以驤騰朱鳳後翔而飛翥土之所宜者桑麻穀粟地之所產者

鱣鱉禽魚民樂耕蠶治有銀鐵稅有竹木之征險有溪山之固兩營之兵額管二千餘人每歲之給經費六餘萬貫地實富饒是豈不足以置縣歟敦仁奉命以來視事之始既嘉山川雄壯尤喜人物夥繁思築而縣之乃以狀請于郡太守未幾而報可之令下增割南安近地新揭清溪美名敬奉以還大懼弗稱矧新邑發崗自乾亥而來轉勢從辛兌而入向丙巳以奉離明之化流寅甲以伸震疊之威左環右接如抱如懷前拱後植若揖若拜折為四鄉一十六里通計一邑幾三千餘戶梓列以圖卜契我龜當三農收歛



餘暇適三營番戍休閑便近之戶役止三日而民不告勞築作之工計不踰年而兵不憚用崇門豎樓所以嚴其勢繩廊周宇所以處其吏屋不華而加壯寢僅足以為安居民鱗次雍雍然以和官廨翼如濟濟而有辨由陸而至者必出其塗自水而運者會流于下坐肆列邸貿通有無荷畚執筐各安職業土沃而人稠風淳而俗朴真東南形勝之地實疆場衝要之區也初經營於顯德大火之首冬遂落成於明年小春之下泝苟完為美不至侈矣曰庶曰富又何加焉其柰地華人夷業儒者寡是豈教有未及者歟殆亦

習俗有待而化者歟豈知夫秦奢魏褊俗若未易以轉移夷清惠和聞者尚能以興起顧在上之人所以作之者何如耳敦仁不能遠引古者之說以為喻請以鄉邦之事而昌言之爾閩之初人未知學自常公觀察以來有歐陽四門者出豈曰彼能而此否孰謂昔有而今無蓋未然者猶有所待而然未至者猶有所勉而至齊變至魯魯變至道盛事鼎來以答山川之靈雄名日起以續龍虎之號曰教之令固不敢不勉而從令之教爾邑之人當交相勸勉以副令之願望猗歟休哉丙辰十月甲辰記



清隱堂記

五代詹敦仁

清源之西踰百餘里有地曰清溪去邑之西又踰百餘里有山曰佛耳峭絕高大遠跨三郡有田可耕而食有山水可居而安予既卜而築之爰取清幽之義榜其所居之室曰清隱堂然清則清矣是特懸之名耳又烏覩其所謂至清者哉若夫煙收雨霽雲捲天高山聳髻以軒騰風梳木而微動殆若曉粧觀鏡夜籟沉聲寒泉聒耳玲瓏如曼玉崢嶸如鳴琴非宮非羽五音不調而自協不絲不桐五絃不撫而自鳴此其所以為清者也然與其適於耳目之外孰若得之於胸襟之內春而耕一犁雨足秋而歛萬頃雲黃餐飽適遇酒狂歌或詠月以嘲風或眠雲而漱石是非名利榮辱得喪皆不足以為吾身心之累此其真清者也宜乎斯堂以清目之是曰清隱堂云

黃氏族譜前記

宋黃宗旦

自結繩之俗弛書契之文興人之因生賜姓定氏而別其祖之所自出譜隨以立焉蓋嘗論之六經傳聖賢之言行以著諸史載古今之是非以稽故後人以之而作則焉天下至大以輿圖收之人民至衆以版籍定之矧人之本乎祖不設譜以志之子孫孰知其



清江文獻 卷之十一 十五  
為始也予錦田黃氏泰泉望族厥先光州固始人也  
祖道隆為東部會稽市令之官東漢末亂甚於建康  
歲棄官避地入閩初居大尖山小尖山之陽後以里  
匪宜居隨改遷盤龍山東靈秀村之東名其地曰黃  
田有孫曰迪者為袁州判官嗣是家祚稍興三傳而  
至曰讚為明州刺史立家譜縉紳疊起代不乏人其  
間之以文名著績為世所物色者有滔公官至太子  
中允有克學公官至侍御史數傳而至訥裕者唐禧  
宗時官居工部侍郎繼而次兄毅裕產厥女德色曼  
人唐昭宗光化間閩王王審知聘立為妃產世子曰

是鈞延政者鈞後稱帝追崇其母曰后来謁家廟  
錫於後山之下文武百官悉朝遂名斯地曰錦田谿  
曰錦谿驛曰錦田驛錦遺跡尚在迨國初建隆之間  
先則有履道公至道公襲慶則有禹育公以至郎中  
員外寺丞繩其芳學士評事錄事按其武御史州判  
諸公振其響而其間科目萌生誕出者則難以枚舉  
也故當是時樹厥宅里表其風聲左有取青右有拾  
紫中有甲第聯芳噫五竇出於十郎漁陽推竇氏為  
重三陳生於秦國天下以陳氏為榮然則椒房簪纓  
踵踵於我錦田者其地之榮且重者何如哉予策名



時思媿前美按稽舊譜傷已往之失次虞將來之罔  
聞聊紀其畧以托重我杰孫子云

閩帝遊靈秀山記

宋黃宗旦

龍啓二年甲午十有一月朔越七日癸丑車駕幸于  
此祠家廟置酒召嬭舅飲酒酣上戲曰太陽俯照秀  
溪山後徑前蹊乾不乾克濟公正色颺言曰願彼麗  
天恒在午并乾九有八荒間帝喜曰尚賴群辟終宴  
極歡而罷時夕陽西下帝宿於離宮次日駕幸靈秀  
山見峯巒峭拔狀似美人詔改號曰美女峰又覽諸  
形勝畢駕回獨羨是山之美勢巉巖偃伏盤蔚嘆曰

地靈人傑不其然乎又見第宅週迴甲乙翼翼增以  
阡陌飾之錦綉以為錐花錦之地不足以勝之故以  
錦字別名里曰錦里驛曰錦田驛居曰錦第谿曰錦  
谿墓院曰錦田大福勝院君恩優渥家塚增榮斯日  
也盤桓遊宴之間唱和不絕晚帝入宿至次平明時  
見金風剪剪瓦霜稜稜帝曰錦田之地如斯時者暫  
乎常乎克宗公奏曰茲地極濱遇秋之日如城郭之  
遇冬也帝嘆曰小民得無愁苦之聲乎於是下詔凡  
濱海之居民房屋許用瓦粘而濱海獲以粘居者始  
此然斯時也於山之上旁築御道結綵山設帝座置



離宮鋪錦於田剪綵於樹窮極華麗觸目之間令人  
不覺有折屐齒處至於山石之顛則刻有萬歲龜千  
年鶴鍾馗拊鹿驅鬼於上焉不特是也鐫字於石則  
前有通帝座後有魏是天左有過處便是山右有兩  
峰之間又是嶺至於山勢崎嶇行者多困而躓則鏤  
書於山曰凡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  
地則不跌而其他盛事則紀於碑碣之間者不贅言  
也噫遊幸日也東則有衿佩煌煌文雅雍雍西則有  
兵衛森森旌旄閃閃結綺散彩千載殊逢故筆之為  
子孫道

記殘經

宋李昭玘

南臺古刹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  
精勁歷歷可喜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  
僅有一首尾可讀者又無幾也阿含經四本泰寧軍  
節度使齊克讓造廣明元年劉漢宏合黃巢侵揚州  
高駢按兵不出詔克讓屯汝州會許州部將周茂殺  
其帥薛能克讓懼不叛引其軍還兗十二月巢攻潼  
關克讓復出戰關外士饑燒營以譟克讓遽走入關  
勢不能守賊遂犯京師昔王縉相代宗或夷狄入寇  
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大事不脩而終



以昧敗嗚呼將相大臣不能以身任社稷安危而浮屠氏以生死負天下多矣然辱國喪師不罹誅殛之禍者又何幸也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女弟子牛妙音書禧宗既立天下多亂盜賊群嘯王仙芝搖毒於江湖黃巢磨牙於閩粵荒墟暴骨不堪行路士大夫顧唐將亡竄匿避禍如觸網罟畏死無日閨門女子區區媚佛以自救亦可哀矣大涅槃般若經三十卷武寧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全忠養子李彥威也後為龍武都統軍與民叔琮同殺昭宗全忠亟誅之以威天下謗此經天復三年所書崔垂休召全忠

誅宦官韓全誨劫天子奔鳳翔昭宗初不知謀全忠既至帝怒諭使還鎮未幾復引兵薄城下惡焰赫然竄逼輿衛強藩悍鎮陰虞爛額之禍進退首竄莫肯同出一手以扶天步全忠禍心滋大欺天盜國人共怨怒友恭猶詭佞佛以厭天下耳目使世無佛則可果佛能報應人則又將欺佛而盜禍不亦愚乎毗柰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初神閔敬皇后劉氏以微賤得立歸賜於佛性喜聚斂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士卒不得衣食妃為此經豈非畏后所偏耶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蓋未進



進封時所制也唐制太后皇之寶皆主之未嘗用印  
凡封令書即太后用宮官印皇后用內侍省印而夫  
人不聞有用印之禮是時兩宮交通藩鎮使者旁午  
於道而恬不知禁則夫人私自鑄亦不為僭矣按五  
代史稱德妃與韓淑妃居太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  
所虜不知是經何從至也其餘中斷橫裂蟲鑿鼠齧  
雨敗塵腐無復完綴想夫飄散蹂籍炷燈拭案補壞  
帷塞屋漏者又不勝其數也釋氏之戒能為人寫四  
句偈獲福無量心生不信罪抵千劫今其徒怠棄如  
此何頑頓之甚也不然禍福自人不在於黃藤赤軸  
之耶予感其禍亂之迹殘缺之餘因書其事聊寄  
其一嘆云

水陸堂記

宋李邴

凡人居其家以孝弟雍睦教告其子弟子弟順以從  
必其人孝弟雍睦有素故其出諸口也無愧辭施諸  
人也無忤色否則其家不誠其言且弗從之矣非惟  
弗從又從而慢易焉家其易者也移而施之鄉以禮  
義廉恥教告其隣里朋友隣里朋友順以從必其人  
禮義廉恥有素然故其出諸口也無愧辭其施諸人  
也無忤色否則其鄉弗誠其言且弗從之矣非惟弗



從又從而斬侮焉鄉其易者也移而施之國之天下  
則又有難焉心其易者也移而施之鬼神斯極矣神  
與人異乎曰好惡同人視聽有形神無形人可欺神  
不可欺則神之難也滋甚人能以責於人者望諸神  
而出之無愧辭其施之無怍色神誠其言而從之焉  
必其人仰不愧俯不怍者而後能之不然則殃咎作  
焉其為慢易斬侮也豈直其家其鄉之比乎泉之南  
安有精舍曰延福其刹之勝為閩第一院有神祠曰  
邇遠王其靈之著為泉第一每歲之春之冬商賈  
南

南海暨蕃夷者必祈謝於此農之水旱人之疾

亦然車馬之蹟盈其庭水陸之物充其俎戕物命不  
知其幾百數焉已而散胙飲福觴豆雜進喧呼狼藉  
有禪師慧邃以紹興元年尸是院其持身也靜而通  
其菴衆也簡而嚴適責之未償者償之規繩之未舉  
者舉之未幾院之徒循循焉異前之為惟神祠仍舊  
師愀然曰吾教以殺牲為大戒神依佛而守焉猶人  
之於家於鄉者而弗從其教可乎此非神之意特人  
徇於習俗耳質於神曰其能易殺為仁者則兆吉卜  
者曰然又曰其能却葷茹為蔬食者則兆吉卜又曰  
然師曰神其許我矣又號於衆曰吾教有所謂水陸



會者能化刀鋒為金淨土化鑊湯為花池化鉞喉為  
火喙為天人化洋銅熱鐵為香飯以一色一香為無  
邊以十方三世為一會其德莫大焉神許余以不殺  
余將為是會以報神之功且與人為請福之地其可  
乎衆唯然曰諾於時闢祠之左為屋若干楹環其外  
中設十六位堂宇靚嚴繪事煥列不勸而事集不督  
而工成作於四年十二月成於五年六月涓日之良  
師即其堂設壇場為大施會受成以五戒如其法之  
儀自是凡祈謝於此者其牲饗牢餼蠶蠶之費易之  
為水陸會救物命歲不知其幾千萬人不作罪業而  
作福業神不享福報而享淨報其利益不既大矣乎  
或曰師以佛戒信於神其有不信於人乎神以佛戒  
惠於物其有不惠於人乎是佛與神交致其道人與  
物兩蒙其利將見泉之人無臯疾無災殃年穀順成  
壽考且寧水陸堂其相也雖然吾聞世間法以鬼神  
知為貴出世間法以鬼神不知為貴昔玉泉山神受  
教於智者大師嵩嶽神受教於元珪禪師與師故無  
以異名障蔽魔王隨金剛齊菩薩一十年覓起處不  
得而提婆尊者與自在天神相見以心不以形王老  
師遊庄土地神預報以為脩行無刃為鬼神覩見與



今日是同是別師學雲門禪得其真旨者也必自有  
關鍵其尚有以語哉

九日山墨妙堂記

宋陳知柔

吾州之西有九日山焉俯金鷄江為寺其中蓋閩之  
一奇晉以來士夫避世氛多遊息賦詠於此至唐蓋  
盛宜其筆畫與茲山俱傳今訪求亡幾也晉遠矣唐  
自馬懿公為郡以儒雅稱而相國姜公實廬山下席  
使君秦隱君從之遊詩益多而字不及復見其後內  
相韓公偓居南安尤以詩鳴其家刻之碑有吾伯祖  
龍學簡夫之跋可信邦之文士如歐陽四門林御史

昆弟史黠盛昭州均與李山之沂周處士朴輩徃徃  
有墨蹟在巖崖間率磨滅不傳獨四門書建造寺額  
在焉國朝進士顯名繇太諫錢公曾楚公龍學公踵  
之太師魯公丞相蘇公諸巍先賢少時嘗留題今存  
者賢良公姜相峰三字與舍人呂縉叔所為林卿墓  
誌銘而已中間陳君舉再為吾州其子瑩中有書房  
在山巔鄒志完郭功甫過之蔣穎叔將漕徃來亦題  
名以其寺改律為禪屋老而碑非惟端明蔡君謨之  
刻巍然並存焉題名為詩文凡六其三在寺三在州  
治郡庠若洛陽江之涘羣塌者無虛日愈久而愈完



豈非山君海若之呵護歟抑世情好惡有厚薄也任  
山無可一日合諸公碑刻故舊奉先院為墨妙堂以  
棲之與東坡先生柯氏瑞鵲章黃魯直蓮花巖銘陳  
瑩中詩并帖近時大叅李漢老謝任伯郎儒冠先溫  
叔皮郎留詩贊列于壁屬予記其事吾老矣文不足  
垂世且素不習字而嗜古學之心猶在也嗚呼自古  
文廢於隋學者不見制作久矣能繇漢隸以攷周秦  
籀義者絕無蓋唐晉之帖鍾王顏柳多工行書世人  
羨慕終身惟恐不到尚暇遑其他乎君謨人物風流  
不居王顏下其行書亦今日第一此所以獨傳然書  
之工不工無深泥也學者要當論世尚友考其行事  
以無愧於天地間足矣而後商畧古今之是非悼石  
經之缺補竒字之亡猶不失為蔡伯喈楊子雲若夫  
臨池嘔心退筆成山以謀一切之名果何益哉果何  
益哉乾道六年冬至後五日也

宋中令韓公忠獻魏王祠堂記 宋梁克家

乾道五年泉州太守為中令韓公忠獻魏王立祠於  
州治之大隱庵淳熙四年公五世孫康卿拜奠祠下  
及明年夏四月壬申改作中令及公之祠秋七月甲  
子訖事康卿告饗如禮來諭克家曰是舉也非康卿



私其先將以慰邦人無窮之思願乞文以紀歲月嘗  
攷景德中中令公以太常少卿知州事魏公實生焉  
中令公有德於此邦邦人不能忘及拜諫議大夫召  
還道及建陽而卒邦人奔走千里拜奠朝夕哭久不  
忍去其後魏公歷相三朝有大勲業邦人曰是我諫  
議公之子昔生于此邦者也則相與即州之堂因其  
謚而名之以著夫不忘之意歲時奉祀顧猶缺然逮  
夫即庵以祠繪事雖嚴而堂宇制度曾弗之稱至是  
易其舊貫輪奐儼然像設並宗分左右室佩金戴輝  
燁燿交映瞻者起敬罔不懽喜蓋古之為政必因人

心之所不能忘者故物成而人說夫以遺愛在人忠  
勲嗣世合而祠之瞻敬一新豈不真有以慰邦人無  
窮之思歟克家頃使北虜過相州虜使者語及公舉  
手加額曰公勲德威名百世所仰今畫錦堂固無恙  
公歿百餘年被異域且知所尊敬如此而况此邦之  
人哉故附載於此云又明年夏四月既望資政殿太  
學士宣奉大夫知福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克福  
建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清源郡開國公食邑五  
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梁克家記敷文閣學  
士降授中大夫知泉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使蘄春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韓彥直書朝散大夫直秘閣知  
南外宗正事趙不敵篆蓋

漳州府續郡守題名記

宋莊夏

官守之有題名非直紀到罷之歲月而已能否美惡  
來者有所鑒戒亦風教之一助也道州之陽見其姓  
名而思之水中之蟹見其姓名而惡之為政者恩威  
行於一時而愛惡存於心是非賢不肖之論凜然於  
數十年之後某廉也某貪也某勞於撫字也某煩於  
賦役也者老轉相傳授一視其姓名交口褒刺昭昭  
如目前事可畏哉臨漳自唐貞元二年始移治龍

縣距今四百二十有九年而郡守名氏太平興國  
以前無傳焉嘉祐中太守屯田郎中鄭偕始裒次而  
序列之沿襲登載莖莖不墜而刻以斷板置之居壁  
過其下者若無睹焉誠不足以示勸警夏蒙恩領郡  
之明年易為二碑揭之道院庶幾朝夕便於觀省於  
其所愛敬而辟焉於其所賤惡而辟焉則賢者吾之  
師也不賢者亦吾之師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必  
有感於斯文

萬象樓記

宋留碩

郡城于山亭于城區以南州爽氣舊矣山而城之城



而亭之翼然翔于空虚得名無忝也今山不滿丈而  
城夾老木亭不越乎蒙蒼翳之表臨而四眺無一  
矢遙將何以騁遊目而掇秀爽歟廼得一遺址構斯  
樓踰月落成樗林軒敞則列峰森揖大川橫陳傍瞬  
海光明無遁影文如塵鑑雲開天闕逍遙晃蕩御風  
半宵曉而登則霽色初分群動蠢起水浮陸走鱗躍  
翰飛緘機不藏意態萬出暮而至則斜陽斂照素現  
揚輝坐挹澄明卧吸沆瀣萬籟岑寂猿聲出林迨夫  
土嗟膏而千疇綦布足以省耕也雨篩霖而凌澹波  
濤足以志喜也閭閻列而疾苦周知歌謠興而譯  
風剖足以達情也不惟得宴遊之美且因以裨聽覽  
之勤是樓之所有不一而足奚特爽氣之多而已以  
萬象目之可乎客曰萬象皆春意詩人語也樓成於  
春惡乎弗宜然布中和奉寬大納斯民於和氣薰陶  
鼓舞之中則環境皆春臺也何一樓之獨春予曰千  
里昇麾職敢不勉既羸于考民偶相安公退坐對岡  
巒踈聳江海澄涵有中州氣象風晨月夕達人賞心  
至於德澤汪洋周流八極者化工之發無一物不遂  
其生則霄壤之間何地非春乃聖主之仁也守臣何  
有焉抑取其時然耳客曰唯請書而揭諸楣



石井書院記

宋留元剛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若遠而近所寓  
皆教故士君子行人人有之世世有之世久春秋魯  
泮鄭校不絕如絲一經嬴暴掃地亡幾漢室開學迨  
今百世然豈必曰京師郡邑而已哉亦惟崇廢起墜  
猶幸不泯嗟夫吾先聖之道與天地並赫赫巍巍天  
下用之天下之功一國用之一國之功一家用之一  
家之功可祠而敬於地何擇後之所以日不逮古者  
教化之畧治效之虧也昔龍江有書院寢久弗葺惟  
爾僅存開禧甲子余始議復故或者難之余喟然  
曰教化之地不病其詳而病其略今之所病乃畧之  
故聚廬萬里徼福緇黃重堂突屢經營恐後設一傳  
館遂駭觀聽寧有是哉繕脩以來于茲十年建安游  
君絳貽書曰石井居郡之南亦號多士距郡學二舍  
負笈者告病日聞予漸倣為肄業之所太守邵武鄒  
公應龍然其請捐公帑四十萬以倡漕舶二使者郡  
之貳車鄉之秀民咸以資助爰相茲土面三峰會衆  
流厥基崇敷侏規制殿於中堂於後為齋者四杏壇  
築於西序之前祭器藏於東序之左又即堂為別室  
以祠二朱先生三門列峙繚垣環周簷楹層復凡三



百楹公私經費合四百萬贍養有田肄習有舍釋菜之儀攷士之式大畧可覩矣經始庚午之冬訖壬申之秋若時司存期會東濕艱方郡國不急是圖不惟不敢亦且不暇微賢太守孰主張是淑人之功遠矣願文以記余思既事未免違俗效之猶非敢自是乎雖然是後也請之者不憚從之者不疑卓然有見實獲我心天下如石井者凡幾使請之若而人人從之若而人則學校如林庠序盈門將使是民為三代之民矣書之何辭

丞相留公梅祠記

宋留元剛

思平有二陽陽江簿尉廳我先大父丞相魏公起其所居宮也尉舍餘隙地官門無事植梅數十本盤薄其下去之四十九年季父作州來訪大父故址叢榛簇棘剪為徑而後可步梅僅一二存者忻然如釋滯淹而有感主人盼睠之色少尹林君革請効力遂即其處為堂繪大父像以祠焉列梅於庭而榜舊植者曰留公梅示不忘本也堂成季父帥其屬奠謁祠下邑之故老秀民咸在相顧咨嗟頓生恭敬既而走書京師謂元剛曰汝其識之且以林君所述之槩惟大父之發軔也元剛尚未齒孫行後十八年迺獲錄事



馬追思平生不自知泣下雖然大父之陰德在人猶  
有存者蓋丁田糧折錢之為民病也久矣前任者以  
官為家漠無一語及民大父獨慨然曰陽江錢荒而  
米狼戾舍所有而誅所無重困百姓也請于郡郡難  
之遂白于漕祭酒芮公華矍然起謝曰主簿愛民如  
此敢不敬聽率從輕便民至今賴之方大父之為尉  
而能以憂民為心經綸之業已兆於此今之士有志  
夫遠大者盍亦於其初而嘉之意焉嘉定五年二月  
既望

穎濱先生祠記

宋黃必昌

黃門公謫雷後百二十四年王侯當時始即故居祀  
之未幾復壞又二十年永嘉薛侯是來一日訪遺址  
則棘生焉瓦礫聚焉乃慨然曰是地勢辟兀風蕩  
水嚙莫能支宜也北行數十步得貢闈舊址延袤百  
丈曰是足以奉我公矣嘉熙戊戌之冬月築而遷焉  
建樓百丈祠公其下創老蘇長蘇二公神主於樓之  
上為三翼以兩廡位以四廳更衣有舍齋居有室庖  
漏浣濯各有次聚九經百代書備籩豆簠簋之器門  
之外甃以巨沼跨以長橋繚以垣墻植以花竹沼之  
外為重門登樓遐眺則環城樓觀如拱如揖規模宏



備氣象軒豁而居址堅密是可久矣而侯猶以為未也首捐俸二十萬買田積園群郡僚屬及州人咸踴躍趨之積二百萬歲得租約三十萬凡月朔謁祠春秋釋菜與職掌之廩膏理之費皆給焉是祠千載猶一日而侯之德亦與之無窮矣噫嘻並建聖哲立之風聲此為治之先務而世俗罕有知之者黃門公氣節文章師表一世去此百餘年矣更幾守而後祠建又作興脩壞至今侯而後能為久焉之計聚書畜器寧以學者春秋之祀弗替引之使人常有興起愛慕之心是則難矣雖然公方立朝屹然一有不合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不屑顧也使肇是祠者一拂於國有愧於心公豈屑享之歟今侯之為州大畧類長公之記蓋公嘗論齊相所治齊者比歲穀賤民紆節縮用度之餘因人心所同慕者而為之以是奉百世之祀吾知公其享之必矣

泉州大成殿記

宋洪天錫

天下萬形皆囿于數惟形而上者非數所能囿故巨浸不能汨五行之倫烈焰不能燔六經之理此夫子之道所以超衆有而獨存閱萬變而亡弊也旃蒙赤奮若之歲冬十月辛巳泉州大成殿火宗正行守事



趙侯希宅以兵救止故學不燬申旦率僚佐及有位  
于學者臨夫子之庭三提學使者移問火故校官林  
起東黃以謙震悸承命郡帑素枵侯悉少府用度輟  
師生餐錢命別駕虞會元幕史霆聲蒞其事大漕寄  
公各致助里之喜於義者願受役焉明年六月甲子  
禮殿告成用舍萌禮爨廟重檐四阿視舊加壯塑繪  
就章各按儀式先儒後祀一如穆陵詔事竣事二校  
官以侯命來謁曰典教亡狀貽禍聖師無所逃戾茲  
幸而濟未知能自贖不記事之成敢重奉以請予謝  
曰此童子時所詠歸也雖老且病曷敢曰不可春秋

新宮災而新宮成不書今書春秋意與二君固請

曰謹知臯也顧微以復侯命予不得謝廼曰侯命辱  
矣紫陽夫子侯之外王父也文獻在焉朱子嘗議白  
鹿禮殿欲按開元禮臨祭設位不果欲改跪坐又不  
果豈像於古未有而禮以義起亦莫之敢廢與我朝  
通祀之典所以度越前古非但門二十四戟冕十有  
二旒錫之鎮圭扁以宸翰而已列聖以儒立國諸老  
以道覺民緯義經仁祖性宗命億萬斯年賴此一脉  
學官像設特以收斂人心之敬夫子之道豈依形而  
立哉嘗聞至人入火不熱是雖寓言可以喻道善學



者能於溫厲恭安而得夫子之氣象於跋躩襜翼而得夫子之步趨於鑽仰瞻忽而得夫子之博文約禮於及門歷階升堂入室而得夫子之宗廟百官道在人心火固不能熱也特患人心不火而熱如朱子所憂爾內媿束縕也外誘抱薪也吾為此懼二君幸以復侯倘以為然願與承學交相儆焉侯方築精舍祠紫陽尊師重道不以乏辭蓋政出於學故知所先後云咸淳二年六月朔旦朝請大夫洪天錫記

連州學記

宋陳晉接

溫陵留侯守連之明年民歌于塗士誦于校廨遷學

于治城南因郡人之請也將訖後以書與圖東田連郡山水之秀名天下蓋自唐賢以記詠發之繇是文風四振為名進士者代不乏人至國朝尤盛見諸錢學士希白所為書堂記班班可紀而邇來人物少不如昔故議者咸以郡庠斗僻一隅氣象鬱律為言城南有列秀亭廼丞相紫巖先生張公嘗所游憩之地而扁榜則其子宣公南軒先生之手澤也其地爽塏而平行一水縈迴四山環揖宛然古類宮規制殆天造神設若有所待者既定遷議亟發帑廩為之倡邦人喜夙心之一旦獲也相率捐金惟恐後輓使李公



華嘗為是邦史曹掾遠致五十萬以助連帥彭公鉉常平使者黃公歲聞而趨之亦各致二十萬事力既裕百堵皆作於是殿有廡有堂有序門有橋射有圃御書有閣禮器有庫齋廬庖湍靡所不具又祠先賢于學之左仍亭其前以存列秀之舊風氣宣望人心作成誦誦成材或者其昉乎是歟願為我識歲月且有以惠告于連之人晉接不敏何以辱此而重辭侯命竊謂連舊隸湖南湖南學者寔宗南軒而此地又嘗經其品題然則是學之遷夫豈偶然哉抑聞先王之學得之五峰以仁為天地之全體以弘毅為

仁之妙法所謂豁然大觀以充其體卓然有立不同其波學者亦嘗從事於斯乎今其書家蓄而人誦誠能力探精索繇五峰之門溯伊洛之庭有以闕見洙泗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則其於藏脩游息之間必有所警發他日之所成就亦必光明俊偉有大有觀而非直區區業文為名進士而已山川炳靈當於是乎在矣惟爾連之士懋之侯名元長丞相忠宣公之孫所至有惠愛其治連也會鄰寇為暴畢力捍禦州以無事調度煩費之餘又能興此鉅役此尤可書端平三年夏五月甲申記



金丹世系記

宋留元長

昔有真人鄭安期來遊羅浮後於廣州蒲澗所隱而成道者也嘗謂秦始皇曰後三十年訪我蓬萊山羅浮則其別島也安期以丹法授朱靈芝此山洞天實朱真人所治也朱以授陰長生居鐵橋陰以授蘇玄郎居青霞谷蘇以授葛玄字孝先吳時居飛雲頂葛以授鄭思遠字思華居泉源福地鄭以授玄之從子洪於麻姑峰下煉丹

安溪重脩大成殿記

宋梁椿選

咸淳元年季春上饒鍾侯國秀來領縣事仲秋釋奠

將撤饌微聞殿宇剝剝有聲心甚恐竣事亟往視之棟撓矣召諸生告之曰禮殿蠹腐如此無以植教基柰何諸生曰姑補葺侯不可命撤之指金為倡授匠指畫僚佐邑屬暨職事員致助有差學長蘇君巍等分董其後增高舊址二尺兩廡各廣拓如之棟宇崇宏像設嚴備始事於是歲之臘明年夏五月訖工蘇君令諸友請記惟我朝以儒立國重道右文章尊崇先聖先師秩之祀典是豈徒循舊比哉上下四方之宇徃古來今之宙非此一脈行乎其間人之類滅久矣夫子之道固不以廟興廢為存亡然示學者之依



歸尊正傳之宗主賴有此爾今為吏者惟知簿書期會之間上以督責為功下以趨辦為能至有漠然視學校如傳舍者聖師之居顛弊推壓謾不之恤風俗日卑人材日陋莫有知其故者鍾侯於邑焦熬不憚樽節興此鉅役是則可書也已

僊遊縣尉廳思賢堂記

宋黃巖孫

僊遊尉廨在縣西南數十步屋壽且數百年廣不至奢狹不至陋規模位置整整可觀樓曰大隱可以面溪山軒曰梅竹可以羅賓友亭曰環秀可以娛觴咏有堂介乎其間粗完潔可喜書冊橫陳花木群揖公

暇藏脩必以是前此未有名之者意必有所待予因榜之曰思賢有客來詰所以曰尉職警捕耳事至俗官至庠以至庠且俗之官而馳志於至高至遠之域得微欺我歟敢問子之所謂思賢者何居予且愧且笑對曰客何言之陋士方脫民齷齪吏行俛首就一尉誠庠且俗然事俗而不自為俗者學充於事也官庠而不自為庠者人大其官也故有都三公而飄忽如煙埃者亦有屈一尉而震耀隨日月者顧樹立何如耳客亦嘗聞昔之尉斯邑者有二賢乎邑舊有學自就圯士失所業咸平中段全易東南隙地新而大



之作孔子廟按三禮圖為七十二子像後既畢率縣令備三獻告成且碑之侈其事士謹曰官于此者未有是用大勸始盛有儒雅至今論所起曰段尉云蔡君謨弟兄生農家幼未知學凌公景陽一日拔之群髦延之公解與子弟齒兄弟日進學不已去之日復以囑之守寘于學督課之後接踵登上第而君謨卒為慶曆名臣繫一尉教誨之力夫尉以警捕為職止於警捕而已今也立學以教民挈民以就學切切然若不逮可謂不局於其職者矣彼局於其職者以繫捕為職以發擿為神以一切治理為功至於興學

民之事則曰非吾職二公不局於其職之中而行其志於其職之外可不謂賢乎哉殆不可與庠且俗者槩論也昔常衮使閩以文辭進郡縣小民而首得歐陽詹文翁治蜀脩學宮而人爭為弟子員予謂段凌二公之舉實似之特位有崇庠故所施有廣狹耳然二公初筮之所施已晶熒炫耀如此使推之一州一路其功豈在常衮文翁下哉予職警于此視二公無能為役深恐先賢之名久遂就湮沒故以名堂寓其德難華高之思復記其所以名堂之意俾刻焉既警予之俗且洗客之陋又以詔後之官于此者寶祐而



年十月三日記

遊菱溪記

元盧琦

惠安之北鄉其泉石林麓之美獨菱溪為勝菱溪源甚遠惟余之所嘗遊者為尤勝溪之上兩峰對峙皆蒼翠可愛嗟峩嶻嶻狀若相敵而不相讓焉者一水出兩峰之間或淵濤黝黑莫測其底或淺僅沒膝瑩澈靜幽魚之往來可數也溪多石水觸之則滂湃有聲其最巨者離列水中相距咫尺水束而過過則帖然凡幾曲折而抵于驛道之衝宋治平中橋之以渡即所謂永濟橋者水由橋下注有山橫截其流水復曲得疾逝自此以往余亦未暇究其所窮也余外翁烏石山下溪出山之背曩來余訪親舊愛溪之勝而屢遊之然信宿即去不能久留也至元己卯初夏余與莆田大方君同寓烏石精舍每日未晡主人輒相命以出出則菱溪至則沿流上下以釣得魚則歸歸則月出東山矣故一月率一至焉雖風雨亦往然猶以為未極其趣也五月未澣不雨不晴三人野服芒履客亦如之一僮携釣以從一僮肩酒雜以榘果始由永濟橋則披榛取道以達于溪主人把釣立于翠藁青樹之下倦則與客列坐石上命酒小酌酌罷即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釣如故頃之步且前石愈竒水愈清地愈奧意愈適  
而魚之嗜餌者亦數數獲之於是爽氣憑凌煩襟飄  
洒雖屢酌不醉也已而復得石橋數間盤桓久之遊  
此而上計當猶有佳處而日入矣噫主人生於斯長  
於斯且將老於斯余與方君客也水光山色不可奪  
而取分而去也雖欲恒賞茲勝其可得耶昔柳儀曹  
以事謫南州久且不復其境之最勝者若黃溪鉅鈿  
潭等處無所不遊遊為之記所謂雄深雅健之文皆  
於是乎得之今余才不見用於時文不足示於後姑  
言此以記歲月云

息見閣記

元釋大圭

夢觀堂之東齋為閣其上牖而南焉寔介乎二宮之  
間北宮高而南宮有樓益高面遮背擁閣不有見見  
不能遠凡山水草木城郭人物之盛美秀蔚者無一  
於前因名其閣息見吾居歲不一二登為吾徒者以  
吾所不登亦不時登以故閣為棄閣也一日群來告  
去其階者吾閔然念焉夫物以無用棄閣以度諸物  
其用且南鄉而明求其為可棄者無得徒以南北宮  
者限無覽翫之適棄之不已過邪今有載道之用而  
知道之明其所以為絕人者且澹然無外物接群高



厭之無所動其心則以為無見而棄之可乎吾於是  
重有所惑焉古之人以見為妄教人息之則真者不  
求而致矣而人迺遂逐於見前趨疾馳之不暇而暇  
真之求耶人之去古之人遠矣吾生四十有七年才  
卑知閣不適用有愧乎閣者方將登之樂其靜以老  
焉不閣之得之幸而閣之棄其得辜閣也二三子用  
吾言無棄至正辛卯二月五日恒白山人記

清源文獻卷十二終

清源文獻卷之十三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 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記

贛州重脩博濟廟記

元莊震孫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郡士某某踵門請白靈濟昭應  
王懋功碩德靈貺昭彰碑記班班獨至正壬寅事蹟  
未有紀者願闡揚之余因詢其詳二士曰熊天瑞據  
贛是年五月十八日率衆攻寧都至螺石遂退十五  
里圍營使人窺覘無兵乃進邑民協力固守是夕備



禦外攻益急飛炮入城邑民迎神東城樓上砲石飛  
在神掌中亦無所傷交鋒之際熊軍輒見白鬚老人  
巡城飛砲射弓不能迫或言胡太公陰助之也熊怒  
縱火焚廟火屢發而屢息乃行魔魅之術廟遂燬焉  
方是時外無援兵內多罷民食盡力竭熊亦以不殺  
為誓然後歸降全城之力神助為多然熊之兵士道  
殪相望部將劉千戶夢神譴之抱病將死忽躍起狂  
言曰我今營蓋廟宇雖未竟亦靈驗之一端也余作  
而言曰有是哉因取神之家傳閱視神姓胡諱雄字  
震之虔化人今贛寧都也後梁龍德辛巳四月八

日生體貌魁梧隆準廣額顧目見耳言行敦篤邑人  
敬畏是非咸取決焉人有善則勸之以成其美有惡  
則懲之以改其過年八十三以壽終每著聖貺人咸  
異之乃立廟祀之縣東南二三里地名潭傳岳州太  
守孫志康嘗夢神謂曰若何可得封爵康謂曰宜行  
陰功毋專為止禍因勸以禦災捍患朝廷必加封賚  
自是邑中水旱疾疫干戈皆禱焉神皆響答而救援  
之宋崇寧四年以神有功於國有勞於民始賜廟額  
曰博濟邑人狀神之功屢請於朝越明年勅封兩字  
侯乾道四年加八字侯自是功德益著嘉定十年進



封公爵端平元年加八字端平三年又進王爵淳祐  
七年加贈四字靈濟昭應王而夫人劉氏亦贈慈祐  
助順妃上下百有餘年詰命疊至恩寵隆赫向非神  
之精爽昭燭顯著何以遠近尊崇上下敬畏廟食一  
方如此哉余惟盈天地間浩然之氣也人稟是氣而  
生養而無害則塞于兩間與天地相悠久故其生也  
德器超異事業烜赫及其卒也精爽如在能驚動禍  
福不隨死而亡若神之所為彰彰如是豈非浩然而  
獨存者歟矧神之曾孫白昊者以邊功授銀青光祿  
大夫內殿崇班御史曰漸者以驅疫癘救水旱功贈

德慶侯皆侑食於廟曰埜者以八行舉教授婺州  
寇構亂闔郡奔竄公獨不遁不降一門受戮事寧贈  
官覃恩今祠于學宮部下有二將曰丁權曰吳宇輔  
神以助陰功丁封顯靈將軍吳封助德將軍侍于殿  
上此又餘澤之沾焉後人久而靡替也邑人以神棲  
遭燬乃相與捐貲鳩工中構正殿右廡祀銀青光左  
廡祀德慶經始癸卯十二月二十日以次年九月畢  
工雖未完美猶有俟後之人嗣而營之

寧都縣先賢祠記

明莊濟翁

洪武四年秋濟翁叨宰贛之寧都冬十月望視事恭



謁先聖先師因謁鄉先賢于明倫堂之西觀其像塑  
剥蝕彩色凋敝方與念于懷適以事至江右閱十有  
一月而後歸未遑他及亟命工整而飾之列坐十有  
五賢亦不知為何人茫然無可攷正遂稽邑乘及詢  
學職耆士久而後得其詳面南向而坐者九人駕部  
郎中周先生諱薰字世南居中賢良方正黎先生諱  
仲吉字漢儒潯州太守孫先生諱長孺字思齊贊善  
大夫曾先生諱奉先字紹宗岳州太守孫先生諱勰  
字志康在左殿撰少師黎先生諱珣字東美桂州節  
度孫先生諱立節字介夫婺州教授胡先生諱整字

德林孫隱君諱勵字志舉序其右東坐西向者三人  
曰通直郎陳先生諱志言字德成丞相清獻崔先生  
諱與之字正子號菊坡東州同知贈太平路總管孫  
先生諱登龍字壽甫號春谷西坐而東向者三人曰  
東蒙隱君胡先生諱時中字伯正肇慶節推曾先生  
諱興字光祖號唯菴松江知府孫先生諱興禮字慶  
甫號梅谷悉書官爵姓名于其座且刻石陷于壁間  
庶以貽永久蓋寧都贛之鉅邑山川炳靈卓生異才  
自宋咸平庚子迄咸淳辛未第進士者自黎仲吉而  
下三十七人特奏名崔甲而下四十五人前元中鄉



貢又二人曰曾先賢曰庚旂可謂盛矣祀於學宮又其傑出者忠義凜凜文雅彬彬苟繪塑敝而弗嚴姓字泯而不彰何以起人心歆艷而激勸之哉故表而出之俾登堂瞻拜者有所感慕興起焉吁孟氏不云乎人病不求因書以示邑人且以自警云

南安金鷄橋記

明朱鑑

泉之南安縣西數里許有大溪古名金鷄渡環溪之前後有金粟紫帽清源翠屏諸山東則翼以黃龍江西則殿以飛陽廟郡邑之勝槩於是為最識云金鷄通人行狀元方始生宋宣和給事江公謹因堊母造

舟浮橋建炎丁未始告成梁文靖公適生久舟廢嘉定間郡守葉廷珪命守淨募緣創為石墩架以木梁覆以樓閣人甚便焉是時文靖公名魁天下其言足徵也入國朝洪武二十三年鑑始生又九年道經于此橋之規制猶有存而未毀者永樂初梁閣沒于災僅三五石墩存焉人復病之又十年為今成化乙未太守徐公憫人病涉乃謀諸同寅欲脩繕之有工師李王生者告云水深數丈無容措手足未可為也公乃率同僚友往視果如言越數日王生走報云沙漲數丈功可舉也公又與同僚友往視之復如言乃鳩



工市材命知縣馬燧經歷鍾強董其事與凡趨事施  
帑者咸出於歡心迨茲歲五月朔日落成沙忽退去  
水深如故然則橋之作殆有數與其規模視昔有加  
墩十有七每墩架挑木九十有九鋪巨梁有十上則  
建長亭八十三間傍則翼遮屏三十有四雄哉斯橋  
也僉曰功成不可無紀太守曰知斯橋之顛末今之  
老成惟都憲朱先生在遂以記請予曰先正謂平政  
君子歲十一月徙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  
若太守者其知所以為政歟

太保林小泉公鶴圃記

明鄭奎

三山林小泉翁謝政綠野畜鶴林圃命余不鄙記之  
余以德者君子所以翊治世者也鶴者君子所以象  
耆德者也鶴之生也七年薄飛雲漢後七年學舞應  
節舉則高至鳴則遠聞行則依洲嶼止則集林木書  
夜十二鳴中律異凡鳥矣泉翁之取之也其有所托  
歟詩言鶴鳴九臯聲聞于野易言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言德音具遠而世應也泉山翁以賢太宰鳴而小  
泉翁和之小泉翁以賢太保鳴而學士肖泉公宗伯  
榕江公和之玉帶麟袍五代簪纓泉翁之蓄德蓋世  
世也方且收聲結舌與昂昂九霄之鶴飄然來往如



在世外翁之所得者深矣語稱聖人在上鳳鳴鶴舞  
翱翔臯崗之上以翁之德行將羽儀天朝翼至治而  
和鳴國家之盛以慰天下蒼生之望豈可放鶴于野  
其羽特儀式於一方已哉温陵老叟九十翁年家管  
明鄭奎記

介庵記

明蔡清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家食時常命其所居  
為介庵以見所志及其第進士歷官內外所在為麟  
為鳳為長城為砥柱者四十年其於介之一字蓋未  
始頃步而不與之周旋也既以南京兵部尚書致仕

家居矣天下之望終不舍也今

天子連詔起之

復居今位則仍用是以命其燕居之所適清觀政吏  
部也命之記清庸士也其何足以窺公盛德之所至  
而發越所以命庵之意哉顧方今人物在清素所思  
慕而喜談者獨於公為甚則於公之是屬也其敢虛  
辱乎蓋竊嘗思之矣自古之有大建立於天下國家  
者其人物類皆雄渾濶達吞吐不凡徃徃身不離乎  
齋軒几席間而心常行於四方萬里之遠其意度若  
是乎遠且大也夫常志乎遠大則宜於其近者容有  
踈畧而不能拘拘屑屑者矣此固中人以上者所或



不免而今也併考其細行所在乃又皆辨別明白把握堅固其介截然有不可混者是獨何也論者咸謂其出於資稟之高加以學力之精緻自有非可以庸衆人之情而測量之者是固然矣然以理言之志於萬里者必不肯略於跬步亘古未有耽利肥己苟且模稜之人而能為天下國家計者蓋有之矣必不為君子所滿而其所建立必亦有所不完也往迹班班皆不待稱引而可知已由此言之則其致謹於細微者乃正所以為遠大之器也故曰人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蓋非獨其窮之所養可以占其達之所施

如其達之日一變塞焉則為達而離道矣又將何以立事功而慰人望哉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者非薄乎三公也以介一移焉雖三公亦無用之虛器也愚意介之一字公所以頌終身守之而不間於窮達老壯者此也雖然介之為字從人從行形兩歧意蓋以象人事之判然兩端而不容以相混焉者也此意所該自廣惜六書之法今不盡傳無以證愚言耳蓋天下無無對之物凡物理所伏皆有兩歧如是非善惡得失吉凶之類雖一動息一語默之微皆有之其大則如人才之一消一長紀綱之一弛一張家



國天下之一理一亂一安一危兩者蓋常對立焉於  
是兩者之間誠皆知所決擇取舍而不使或昧之毫  
釐以致千里之謬焉則介之在我者無不得而天下  
之能事畢矣所以光明吾君阜成吾民而鞏固吾皇  
圖者又豈假求之一介之外也哉是為記若夫是庵  
之建置規模之類非大義所關亦非公意所重也

同安縣題名記

明黃偉

凡百司庶府之公署有題名石以紀厥官其來舊矣  
吾邑肇自隋唐而斯闕焉仁和竹厓許子先尹德化  
以治優移吾邑未逾年考最乃於堂東立石類題

初以來令丞簿尉且紀其鄉里出身履歷不知者闕  
之虛左以俟續書屬予記焉謂將以考其賢以自警  
且以警夫將來者予惟是舉也豈特可以警夫父母  
斯土斯民也哉亦可以警夫斯土之士若民也夫父  
母於斯者皆聖君賢相以為賢才而禮命之者也間  
有不才未必皆君相之誤也世惟中材最多士若民  
或因得以邪誑之奸利干之故始以廉能至者終或  
以貪暴去而自隋唐迄今千餘年間雖不惑於士民  
者不少獨紫陽朱文公以主簿能速化士民為首稱  
而莫與京馬嗚呼民不足責也士為民望者亦為之



何心哉茲焉采列實以示之凡登華堂覽貞石父母  
于斯者固得鑒別賢否以為勸戒而為士若民者亦  
將指之曰某也賢不受變於士民某也不賢士某民  
其實病之也安知讀紫陽書者不咸勉厥脩以復紫  
陽舊風也哉是為記

泉州府歷官題名記

明史于光

歷官題名非古也然有警勸之意焉郡守佐為天子  
親民吏上而孤卿岳牧政需以成下而群邑雜屬職  
需以舉得其人則上不勞而下之勞有序故天子之  
澤易流而其治易成也不然反是然守佐尤為相類

昔真西山守泉李果齋得以道學而為之倅折知剛  
為倅而鄭守丙以貪刻肆于其上是故居官僚友又  
莫幸乎賢之遭也賢不賢之間廉濫公私仁暴分矣  
邇者郡守高公以我朝泉守佐舊無題名特鐫石置  
廳事以寓無言之規屬光載言于首泉自秦及兩漢  
地尚荒朴景耀以後始置縣官至梁天監中乃折晉  
安地置南安縣迺世至隋吏是者記無可攷唐記刺  
史不及州佐宋記詳於知州而州佐亦畧元雖有記  
而伸夷抑華無足多也我朝自開運以來百六十年  
可攷而知者守三十八人丞二十五人倅二十四人



推一十八人蓋郡志久廢成化而上多畧迨後始得而詳也若其廉濫公私仁暴之實非居是邦者所敢知而田夫野老胥人隸卒固有知者鑄成則指而上下之者至矣亦可懼哉此公與僚友互相警勸意也公名越字進卿直隸鳳陽人為治嚴而不苛政先所急而信以行之無以苟為事先無以怠為事後貞剛簡重稱其邦君之體處僚友邦大夫士和而有則不可得而親踈也而虛心以盡利病又其善治之本云

朱文公祠堂記

明陳琛

永春大尹臨海柴侯鑣新建文公祠堂成以書來告

曰為政而不知重教化作人才吏之俗者也鑣無似頗有志於古學而未之能而亦豈肯甘心下同于俗哉來吏茲土已四年餘心長才短未能使民各得樂生兼阨於游寇之侵日嚴武備故於文事未暇及今幸寇靖人和乃率諸生顧瞻學廟病其地之不美且棟宇舊將就頽議徙建于白馬山之原而吾朱文公過化永春有詩在誌可攷也宜有專祠去縣治三里許地名流灣山環水遶鬱有佳氣前尹毀淫祠貨其地于民以充公費今贖之建祠以祀文公中為正堂正堂之南為大門北為講堂其東樓扁曰識風西樓



扁曰同月取文公詩語以寓意也外此則為號房為社學凡二十四間先事以白于提學邵公銳分巡曾公鵬皆曰可遂命鑣董其役而徐司訓衡亦相與著力經始于嘉靖四年臘閏之望落成于五年季春之吉敢請執事為之記竊惟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以發明夫孔子者也學者口誦其書心惟其義真實為已刻苦加功繭絲牛毛析之極其精天高海濶合之盡其大斯可以知夫朱子者矣知朱子則知孔子矣知孔子則知天知天則知所以事天而學者之能事畢矣而近日士大夫以豪華

許者由訓詁以識字由文章以著名由科舉以進身顧乃張大其言曰不談科舉不習訓詁不作文章而後可以言道然則文公亦廢此三者乎顧人之何如耳訓詁所以明義文章所以達意而科舉則學成而見諸用也初何妨於道學哉滯於字義而不得其會通溺於浮文而不根於道理逐逐焉以爵祿繫心而不思曰吾將以行吾之所學也如此則於道為有妨而於文為無用而豈聖賢著書立言以教人之本意哉詩聖賢之書而得其所以教我者之意孜孜求道而至於聞道焉則視傳註為糟粕可也章分句解



以啓迪後人亦可也白賁反本朴若野人可也無意於文不得已而文出焉亦可也隨時科舉而行乎富貴可也不樂科舉泊然而安於貧賤亦可也夫讀書而至於聞道又焉往而不可哉患書多而讀之不得其要乃謂文公著述太繁多言障道而引許魯齋欲焚書及陳白沙以輪扁為真儒之說顯肆譏排間摘其一二未定之見痛詆于師友之間而自謂朱子之忠臣而不知其為不孝子也義理無窮人各有見分更分漏亦安能一一與人皆合善讀者融而會之則千流萬派同歸于海矣手舞足蹈於焚膏繼晷之餘塔爾忘言於千言萬語之內於是始知文公有罔枉之恩而書可以無焚而魯齋之所欲焚者非文公之書乃文公之書之蠹也永春在萬山中山水秀麗風氣完密濟濟多士喜談書而無外慕必有聞道而知恩者其亦念柴侯今日作興之勤倡率策勵以求其所謂集大成者而反之於身也已

鎮海樓記

明張岳

廣東海邦也其會城故治番禺自漢以來號稱都會我國家臨制宇內幅員萬里因嶺海以為金湯是邦隱然實當管鑰之寄城內北偏有山曰越秀拔地二



十餘丈國初天兵南下列郡既聽受約束守將永嘉  
朱侯亮祖始作樓五層以冠山顛曰鎮海樓成而會  
城之形勢益壯其後樓漸圯成化中總督御史襄毅  
韓公命有司脩完之比燼于火亟圖再作以費鉅力  
艱持弗決者累年嘉靖甲辰提督尚書蔡公經巡按  
御史陳君儲秀折衷群議出帑金二千二百有奇以  
為木石瓦甃丹漆僦傭之費選用能吏稽董工程以  
明年乙巳閏月興工既而蔡公去余來代之陳君去  
御史楊君以誠代之越又明年丁未正月朔工告成  
觀制如舊而閎偉壯麗視舊有加樓前為亭曰仰高  
左右兩端跨衢為華表左曰駕鰲右曰飛蜃舊所無  
也方樓之未作也環海百萬家矯首齋嗟若失所負  
及其既作重簷飛閣迥出雲霄以臨比戶群山內向  
大海浩渺如禿者之冠瘞者之起凡海邦之形勝精  
神有不迅張翕沓以赴茲樓者乎昔我 太祖皇  
帝以丙午丁未歲命大將帥師北伐是歲又以偏師  
徇嶺外然後天下合于一樓於是乎始作 列聖  
繼統休烈至我 皇上稽古重光禮文煥然樓之  
廢而復興也又適值於斯時蓋斗綱之端貫營室織  
女以指牽牛之初越所分星也其日丙丁其辰午未



其方宿為朱鳥之精文明之象氣數叅會有足徵者  
斯樓之成豈徒抗形勝於一邦實所以彰我國家一  
統休明之盛元元本本明示得意於無窮也書稱有  
虞氏之治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  
共惟帝臣亦必以是為盛當其時陽德昭融雖海隅  
之遠為其臣者莫不靖共一心以敬承上德無一毫  
陰濁以翳其間蓋其君臣之際如此今吏而食於嶺  
外者冠蓋相接也登高騁望寧獨無帝臣之感矣乎  
夫苟目前之安而忽遠圖蔽於一方而不知有政理  
之要風俗之本此徇祿之臣非體國者也撤去戶牖  
之私獨觀消息之原不以遠自肆不以位自畫一食  
息一起居無一念不屬於君父其於政理之要風俗  
之本為之必盡其方而又擴之以廣大持之於久遠  
精粹明白夙夜匪懈庶幾於古所謂黎獻者於以登  
降俯仰此樓豈不有光而無愧也哉故書以告後之  
君子

一峰書院記

明張岳

故翰林脩撰一峰羅先生初入仕即上疏數千言論  
大學士李公不當起復落職提舉泉南市舶司未幾  
召回守資南都即浩然棄歸天下既聞其風而高之



比歸杜門講學不以世事屑意而尤嚴其節於辭受  
取舍之際俊偉明白必欲得其本心而後已故久之  
而天下益信服焉嘉靖己丑春按察副使萬安郭公  
某巡歷至泉以先生嘗謫居於是而尸祝之典未舉  
維時郡守顧侯可久以入覲去乃謀別駕李侯文節  
推徐侯炤得城北叢祠一區請於巡按御史聶公豹  
斥去昏淫之鬼因舊材稍易蠹壞悉以堅良以三月  
朔日率郡之人士奉先生神主而舍奠焉既又治其  
齋居講堂下及庖湍之屬凡為屋四十間有奇擇士  
之有志者居之延鄉進士王宣顯職其教是夏顧侯

及晉江大尹錢君某至自京師則教士續食之法講  
求益備而書院之傳可以久而不廢矣夫以先生風  
烈之盛去之千百載聞其風者猶將低徊嚮慕不能  
自已而况神靈精爽睽臨茲宇登降出入如將見之  
有不反身警惕求無愧先生之心者乎孟子曰無為  
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而推其所為  
所欲之類至於穿窬同科夫士者之不為穿窬必矣  
孟子復云爾者幾微審察之間一有未至其陷溺必  
至是爾是故人苟得其本心也雖噉爾蹴爾之不受  
乞人行道之人之心與不受千駟萬鍾者無以異也



如其苟焉以遷就於功利而已則桓文之所以扶義而霸良平之所以挾術而謀亦何以異於穿窬者哉此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先生所以寧終其身困約而不肯少貶以徇流俗其不以是歟世或言起復之事李公入疏辭者十七八矣最後乃屬先生先生辭不宛曲若有負李公者是不然夫事之不得乎理而冒為之者使出於庸人與小人中材以下皆得以指摘而議之惟其不幸出於賢者復有賢者為之諱其失而回互之則是非反易人心無所折衷其流弊可謂言哉嗚呼此先生之所深憂也亦惟求得其本心而已矣故并述之以告吾黨之學者

一齋記

明張岳

五溪豐先生名其燕居之室曰一齋先生起家進士及第踐歷禁苑餘二十年遂掌玉堂之篆身榮且貴矣俄而國家有大議論先生議不合則率官伏闕下痛哭極諫天子以為狂妄不祥斥戍閩海居且七年常獨居一室其湛然默乎其中者日益虛靜其充然發見於外者日益和粹其靜觀天下之理而自得之者又日益精察而有條蓋其學之所至不以富貴貧賤患難而易其守可謂致一之極矣而名齋之



意拳拳不忘又以下問承學之士如不肖者俾說其  
大義蓋嘗聞之自精一之訓見於虞書而伊尹之告  
其君亦有協于克一之言百世之下惟顏子之學為  
足以及之故夫子語以克己復禮而決其幾於視聽  
言動之間所謂一者何也天之理也典禮命討皆天  
也其體則具於心是故必視聽言動之皆由於禮然  
後可語典禮命討之皆出於天體驗之未深培養之  
未厚本原之地反而求之有不勝夫蔽且雜也而欲  
和衷懋政以一天下之動不幾於自誣其天也歟嗟  
夫學者之不講久矣堯舜禹伊尹孔顏之心其終不  
傳矣乎其學不知道固未免於所謂蔽且雜者豈能  
出毫髮意見以發明名齋之意而况先生之高明切  
實又非有待愚言者故竊推典禮命討之所自出以  
見先生之學之至於斯也雖越在嶺南之外其有繫  
夫天下之萬變者無端倪也若夫主一之功則先生  
之所自為者備矣某小子終奚能言是為記

信芳亭記

明張岳

雷州西湖之勝聞於海北然縉紳南遊過雷州若不  
知有是湖者蓋凡湖山以勝名則必帶林麓窮巖壑  
有宮室亭榭之觀而前世又有高人逸士留故事以



清源文獻卷之三十一  
傳如杭之西湖越之鑑湖然後其名始盛而遊者踵  
至茲湖皆不能挾而有之獨其渾涵激澹吞吐萬象  
與海上雲日相澄輝於遐荒杳藹之表則非意趣悠  
遠不以竒麗弘富求山川者亦不能屢至而自得也  
嘉靖乙亥石盟孟子雷謫貳雷始即湖心小島累土  
增高作亭以臨湖亭成未及名而孟子遷去又三年  
為壬寅春僉憲夢山翁子溥巡歷至雷遊斯亭而愛  
之榱桷瓴甍已有壞者為繕葺開拓加煥飾焉而余  
與叅戎鳳山劉子經適以事至雷翁子以其暇日觴  
余二人于亭上酒酣馮蘭四望慨然嘆曰賀知章於

和靖死天下湖山無真主人久矣其不幸據都會之  
盛日酣於笙歌羅綺又不幸則為勢家之所據奪欲  
如茲湖之淪於遐遠而全其真胡可得哉試自亭而  
望東阻城闈西蘸寇祠其南則走朱厓之路也昔之  
君子盖有抱忠懷潔走朱厓萬里至於僦屋躬耕九  
死而不悔當其時豈有待於後世之名哉卒其所以  
名者諸君子盖不與也士患不學無以自信爾既學  
矣而有以自信雖無以盡知於人必有以獨知於天  
周公之聖而不悅於召公七十二子於夫子亦不能  
盡知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夫以聖賢之徒同堂合



席猶且若是况於以遠外之身逡巡未俗而欲俛仰  
脂膏以求聲光於上下亦不重愧斯亭而可悲哉余  
與劉子矍然竦聽命酒酣飲因取離騷所謂余情信  
芳者以名斯亭既名而去猶覺湖光之入夢寐也

泉州府學明倫堂記

明王慎中

堯舜在上設五品之教振民於飽煖之餘而免於禽  
獸之患三代循是以建學為之立其官師作其宮室  
辯其時物勅其條法甚脩而綦隆而孟軻氏獨知其  
指曰所以明人倫也民之不可使知雖堯舜猶病也  
而其聰明彊敏有材智者傑然特出於衆人其材之

成足以踐三才之道其過也至於殄行而驚世矧之  
至足以察萬物之理其蔽也則必為邪說以誣民先  
王取而命之曰士而教之於學其所為教有可得言  
者矣編收端昇鞞紳綦偏之飾而楊襲委垂之宜琮  
璜琚瑀齊夏和鸞之節而步趨周折之度豆籩簠簋  
鍾鼓管絃為之器而酬酢搏拊以為容典謨雅頌射  
御書數為之文而詠歌講誦以為業耳目足以極視  
徧聽口與手足足以放言恣動然所以禁防而開發  
之者其為事詳而為物博如此至其所以為是詳且  
博者其跡可守而其妙不可為其形可名而其精不



可言其通於天謂之命出乎命謂之性凝神於不見  
不聞之表默化於無聲無臭之中形器俱泯而思為  
無所日改月新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其於所謂父子  
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者顧若疎濶而不治簡畧而無  
當蓋孔子教於洙泗之濱述聖道以善其人待來者  
所可聞者文章所可言者詩書執禮所不可語人而  
以待中人以上者彬彬見於魯論所載顏曾冉閔之  
所答問曾不少反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  
而以孝為問者游夏二人而已先王所以造士孔子  
所以誨人其可言者如此烏在其為明倫耶是不可

以不知也習其教而不知其所以教由是會其言者  
以為發揮於性命而不悟其為人倫之本先王之道  
使其高也而出於人倫是乃所以為異端而非所以  
為性命也守其卑者以為該貫乎事物而不察其為  
人倫之用先王之道使其卑也而外於人倫是乃所  
以為曲藝而非所以為事物也德之不一俗之不同  
豈獨學者失其體用哉以子貢之賢當其未悟猶思  
托於事君事親以求息焉而少休乎為道為學之倦  
彼不知其所學者所以學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也大學之道極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國家天下



固非蠻貊之邦鳥獸之群也必有人焉居其間非謂之君臣則謂之父子非謂之夫婦則謂之長幼朋友也人有心知志意之精主乎內有耳目手足之動行乎外非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非之於夫婦則之於長幼朋友也先王之教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以善其內又為之設其文采備其容器制其度數使有以禁防開發誣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於性命者行乎事物其由於事物者合乎性命其學於事物性命者貫乎人倫故其於家則父子親長幼序夫婦別其於國與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故無一命

之爵無尺土之階而人物之性以盡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畢得誠行邪說無由而作民生其時無復震驚誣惑之憂其於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雖有所不知而坦然由之是民之所以親也親而不能明民之所以為下也明之而使民親焉士之所以為上也泉之有學國家所建教學之法則命於天子其來非一日矣士之聰明彊敏能自致材智以見於世者往往由之以出而未有能得其所以教者郡侯俞公為政好以德教撫循其民養其長老而訓其子弟惓惓於德之不一俗之不同以為是有貴乎為士者又不



鄙之為不足與進且知其民之已信而可用也乃與僚屬咨議叶謀撤明倫堂之舊而新之以與士者講習於此堂而委記於余余謂古者立教其具誠設然所使長治之者皆賢鄉大夫以其素講之學成德之行倡導而鼓舞之其於化民成材尤易以侯之賢專有長治之任而斯堂之作及其政成民信之日士之興起發憤於斯時者宜益衆咸思捨舊棄故以聽侯之所為雖今之去古遠矣所以禁防開發之者其具難以一二追古而心知志意之精未有求於內而不得也得於內未有不得於外也學之則為士不學則為民上下之分可不勉歟興造之歲月則始於壬寅七月己巳訖於十二月庚寅金取於帑之羨者其後鉅體大而費不及民工不踰時亦可書也侯名咨伯平湖人由工部郎中出為今官云

晉江縣題名記

明王慎中

晉江縣舊無題名而有題名者始於嘉靖二十一年邑令貴溪汪侯宗之之所為也始侯至縣屬長吏久曠之餘務馳蠹焚叢沓委頓歲又大饑侯補助收救扶剔湔滌治功滋起民用大和乃以其間申命衆史蒐獵牘書考前為令者二十九人得其名氏官里伐



石鏡之立諸治堂之左以待來者而以記屬予其言曰自吾為此常憂邑之繁鉅而懼其不敏問地於圖而田之以頃計者五千問民於版而男女之以萬數者餘三十問士於學於塾而弟子之以業名藝占者至數千可謂地大人衆而禮樂物軌誅罰勸賞禁戒教令行於其間則令之施為非惟民所由利害也當世之治亦將有考焉吾之為此非謂其力之足以獨決而專濟蓋欲考前人之為取其効見於事愛在於民者以自勉以與人同好而共其利也故知其人則欲求其事以見其良法善政之所存得其事尤欲講

其人以追其流風餘思於不泯故雖當官曠歲愆之際勤於有事而獨不敢緩乎此且使好古之士為今之吏用今之民欲以得志於治非變禮易樂擅刑出賞宜難以得志又勢之所不得行也籍令處得行之勢非漸之以馴久遲之以歲祀猶不可真於成今制官以九歲為任而此二十九人者在任之間或陟或罷輒以舍去無有滿制而任者其變易之數如此雖有聰明彊固之材亦且因時便事營民所急以就當身之功孰能操意悉力措無窮之慮以俟難必之時哉有誠心如古之人則遵法於今而媿効於古亦何



所不可襲黃朱召漢所稱循吏其為政刑賞禮樂豈  
必盡合乎古正使古之為吏亦何以加焉在職之久  
近非可以自斲要以盡吾誠心而止苟其一日之在  
而不敢以不盡此吾之志也夫樂前人之善而思與  
民同之又不知其不善者其意良美所自為志知用  
今以合古尤非俗吏所及是可書也昔漢高惠文景  
繼體遵業循吏之盛始見於孝宣中興之世桐鄉零  
陵成都膠東皆吳蜀萊楚遠絕之域循吏乃在其境  
今上嘉惠元元申儆吏治方有意於勵精之功而晉  
江僻在粵徼後之傳循吏者宜有取於侯於其時事  
甚相類然傳於文翁佚其字王成佚其州邑而此石  
之存侯之傳其可以無佚矣余既述侯之言而復論  
之如此使來者得考焉

泉州府學科目題名記

明王慎中

鄉試題名刻石學宮自洪武至嘉靖癸卯而石之下  
方盡矣上海唐君堯賓以經明行脩擢為教授於斯  
學乃訪堅砥題丙午己酉與今壬子凡三科虛其下  
以俟方來是歲所取士盛有得人之譽侍御臨川曾  
公佩寔監臨之公以公明蒞選舉故取不失士士所  
以成才之多則督學憲使萬安朱公衡所造也唐君



謁予乞記予德業無所稱不足以光前者之石而胡以副君之所託也揆惟國家取士之典損益前世不獨法意明備疏數之期多寡之數亦折其中閩以蕞然嶺表之土其盛甲於中州泉在閩遂與晉安莆陽鼎立為三而亞其盛蓋列聖道化涵濡之深而

山川之光英醇秀所發育厚矣自此法損益既定以來士無不由科目而得進用於世而有司所收之士亦無不出於學而得與於是科者夫脩其身以為天下國家者士之事而學之所教出於此也養之使可用而後用之以其所養則士之出而任天下國家

之事宜無不能為者此歛才選賢之方而道德之一治化之隆其術亦由乎是是其為法亦何以異於成周賓興之良惟其所以教而取之視夫司徒之所掌閩胥族師之所書大司馬之所論古今同不同可知也故今之士其得為天下國家而有述者或行誼之篤或才能之長或氣節之高而粹然出於道德之用未易見其人焉亦其教之取之之具未能合乎古故也然其教之取之如此而士之有行誼氣節才能者不絕於世則建學設科養用相待於無窮其效豈為小哉道德之為天下國家守之必本於行誼行之必



濟於才能立之必屬於氣節是三者皆所以為道德  
之用惟其純乎性而明於心斯不為專長而小成果  
其純乎性而明於心則講習讀誦之用於詁訓而詞  
章之拘於格法體製者亦不病於陋且俗而皆可以  
謂之道德之文學以是教之以是取之自可以得為  
天下國家之成材而古今之同不同又未可知也今  
日之制宜不為有志者所病而欲有為於天下國家  
者宜其皆必由是科以進也若其性之純心之明固  
可以自力而必至使行誼才能氣節之偉然者時出  
而兼濟不為專且小此豈繫乎時世而囿於法制者  
哉夫不繫於時者有開闢造化之機不囿於世者有  
變通人物之權此豪傑之士而吾黨之所能為也某  
既弱不能自振有負賢科而樂為吾黨誦之以俟方  
來者勉焉是為記

遊清源山記

明王慎中

登高望遠攬山水之奇變娛耳目於清曠寥廓之表  
而窅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宜無此踰者牛山  
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雪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  
登峴山以臨漢水至與參佐相語悲咽撫然而罷何  
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矐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



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卑而晏子笑其不  
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  
之易泯撫當身之權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  
樂而哀以身為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於  
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  
之欲無所不足志滿氣盛其多取於物而備享之以  
為快何所不得宜其無得於山水而牛山峴首之勝  
反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  
久有喜功名之甚冀於垂永而患其無間則雖左山  
右江纒齒齒而俯瀟瀟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

已且為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崖翠壁發舒氣象而  
凌薄光景亦導憂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遊固以  
酣乎奢佚之驕羨倦乎勲伐之勞動思取樂於山水  
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之求湏臾之樂而不可得豈  
非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之高起於濡戀矜顧而然  
耶富貴功名者之於山水其果不得以兼取也清源  
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余嘗以暇日往遊於其間好事  
者往往撰肴酒躋山之顛就予而飲食之因輒相命  
為遊攀援險絕探討幽竅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為  
悵也顧視其踽踽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



之儻從峴首之賓僚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嘗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於時習於富貴之日淺而頑拙不適用曾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欲為濡戀而無所可懷欲為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卒為吾有吾雖困於世於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於此彼富貴功名者於天下之欲窮矣而於天下之樂猶有所憾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千駟之君而烜赫震耀聲烈被於江漢魁乎為一代之元卿者猶將藐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於茲山也吾之所取其亦不為少歟既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遊筍江記

明王慎中

郡侯程習齋公治泉之八月政既通矣天荅之歲而民此其生公乃得與客遊于筍江之澗夫其浩浩澄涵之水流日夜之不息演洋洄洑放乎四海浮於曲折迤邐之遠不知其幾百里而空曠寥廓際乎目之所極若在几席之外膏原漫隰彌望逶靡畫什伍而理縱橫巒驤峰踴迅勢驟形凜乎其不可控臨兩涯而四眺則若逗若拱徊翔停峙睠留而不去各獻妍態映燭乎玲瓏泓澈之間而光晶新爽飛散下上媚雲氣而麗烟霏蓋亦奇矣若夫高帆疾艣出沒於霧



濤風浪相啣首尾而離離漁蓬釣艇謳嬉通發前唱  
後和擊楫空明魚沉而鳥起川虛山蕩於微茫晻靄  
之中灌木苑柳之駢羅鸛鵠棲止鳧鷖還集輕簷細  
栳隨曲成構延亘仄復鑑晴波而漾倒景斯則民事  
之動因乎山水而公與客得以為瓌傑詠怪之觀者  
也至於靚粧袷服會一州之士女沿隄循渚而不可  
選紛散互合莫窮其來往之所從文蓼芳荃之續郁  
遺履舄而呈袿裳激豪吹之清越哀繁絲之要眇淋  
漓顛倒徙倚雜遝忘其歧道之所向而忽乎日之將  
夕斯則生人之娛感乎物節而公與客又得以同其

歡適嘉洽之意者也公飲酒樂甚顧謂客曰吾所得  
以為觀者彼方勞於有所營後役而不得休而豈知  
是之為美而吾獨得之以為遊娛於物節者之以為  
遊矣徒徇乎耳目之好而甘於漿炙之味而烏知吾  
之所樂惟我能與之同其意而彼豈誠能同於我哉  
今日之遊蓋亦云樂矣然而此江常在泛日月之無  
窮前乎遊此者不知幾何人而聲磨跡滅與水俱逝  
皆已化為浮漚游沫而不可尋矣不有文字以托於  
不泯則後之人孰知吾與公等之樂於是也乃舉酒  
屬予曰子宜曷之予復於公曰昔叔子峴江山公習



池與夫柳惲之具區蘇子瞻之西湖其光景物象備極一時之美文雅照耀意氣雄俊既擅絕於當日而流風餘韻於今猶可稱思至其從吏鄒湛侍兵葛疆以及方外惠勤參寥之徒皆因以不沒於後世然則客方有託於公而此江雖常在其名或當由是以顯公顧謬意鄙陋無能之文為足以圖不泯之盛事豈不過哉言已酒罷公揖客別而予退為之記

筆耕堂記

明何元述

堂名筆耕者小洛子為表弟陳時業子名所居之堂也何以名筆耕從時業子所業名也名何以昉今日

時業子易舊為新飾陋為采余飲而落之因題此名也堂何以新而題時業子守先人敝廬有年矣雖足蔽風雨而未夢熊羆以故新之而始名也時業子幼業儒已通微指大義中歲落於殖置之而業書蓋倣古者鋤耒良田之意業既精名遂雄里中里中賢豪士無不交驩時業者時業益得開發舊聞以擢搃其性靈而濡豪染翰手動神俱蓋不直畫擅鍾王諸凡詩文對偶調諧啓札之屬亦各有意致音節幾軌作者之涂用是其名聞於薦紳諸公間而時業方且吟弄舒嘯倘羊夷猶絕無艷人索已之態其意誠遠矣



昔王沂公之父素時性嗜書有寸紙隻字遺于地者  
即拾藏之緣是以感宣尼而見夢曰當使曾參來生  
爾家故沂公生而名焉以予觀時業子所脩之業在  
稼穡豐年之間其意氣與王公類非重重業書者埒  
余茲望時業子之有子之似之也此堂其拓而大矣  
季子居憲尤善時業為請予記因書歸之而懸諸堂  
計與時業游者必以吾言為然

重建諸葛亭記

明俞大猷

昔諸葛先生躬耕南陽時人以伏龍稱之故名其所  
居之崗曰卧龍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桂林郡有峻  
山古名卧龍後人以其名之相合結亭其巔塑先生  
之像而時祀之是先生因山而得祀也然先生為天  
下後世之仰止無已者其何以得之哉陳承祚謂先  
生理民之幹優于將略是未足以知先生之大烏足  
以服先生之心哉猷謂先生為相亦優為將亦優但  
此二者可以一人而並優不可以一人而並任可並  
優者人之才也不可並任者勢不行也相居閫內秉  
樞持衡若國難方殷大憝未殄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皆將取足於民理民無方則財用不給為相臣者豈  
容一日使居於外哉將治閫外張軍宿野常如見敵



援桴而鼓呼吸存亡賞罰不當則兵不服號令不申則兵不齊節制不明則不能決勝為將臣者豈違一日使居於內哉故蕭何為相韓信為將而漢興魏徵為相李靖為將而唐興將相不相越以相侵乃能相資以相成若一人之身將相之事兼理形瘦神困兩不得成此不可謂其才之不並優實其勢之不可以並行耳噫先生之慮非不及此先生獨苦之心誰則知之方漢末擾亂宗廟傾危先生生逢其適進欲龍驤虎視振長策而清宇內上無可同量之主下無可圖事之人乃退而龍潛虎伏高卧南陽夫南陽北

中原南連荆襄天下之大通都也先生卜隱何取於此不過欲居此通都博求至人共成初志求君得君劉玄德公既有帝王之量又為中山靖王之後是可與有為矣苟得其人焉如韓信如李靖先生為相以成之可也苟得其人焉如蕭何如魏徵先生為將以輔之亦可也而皆不可得雖幸有關張二人足稱名將乃驅馳未久相繼淪沒君子謂關張沒而蜀之事已去真確論也天竟何如無意於漢劉玄德公隨亦沒矣先生之志不亦孤乎中夜思惟托孤受遺言猶在耳漢室存亡寄吾一身舉目徬徨無可共圖或出



或入或將或相攬機總握甚非先生之所樂為也楊  
顛氏以先生不知位分之體失為家主之法先生亦  
竟無辭以對但先生自知一日不任相事則軍需必  
窮而國政先墜一日不任將事則士心必離而敵國  
益橫不得已而並任之至於功業陵遲所志不竟自  
當付之於天非人智力所能爭也其在先生淡薄則  
冰玉共潔寧靜則山岳同體忠貞則霜雪爭嚴精誠  
則金石可貫存亡不易其心終始不異其志論者以  
三代而下人才惟先生一人豈欺我哉使幸而生於  
三代多才之時豈不能建周公作樂制禮之業立太  
公啓伐開國之勲惟不幸而生於季世乏才之日反  
不能成蕭魏韓李諸人之事重使千古英雄墮淚於  
無情之地興嗟於感情之際其心已不能堪不知先  
生當日身處其厄將何以為心哉雖然炎漢江山在  
當時不能光復先生固不無遺恨然天下名山有稱  
名偶合者後世之人且以屬之先生得與堯山舜廟  
相悠久亦可自信而自慰矣乎亭宇歲久將傾大巡  
白野朱公感慕先生之風議重建之臬司廉憲近轉  
右轄周公倣副憲曹公天祐吳公文華程公大賓咸  
以其司多得此山之勝而又有先生之像在其上遂



舉行之大叅莊公應禎余公敬中少叅張公冕從而  
力贊之不踰月而工竣偉然西粵會城一大觀也命  
猷記之猷因論先生之大以告同志

重脩關侯廟記

明李一德

侯之事昭烈也古今人偉其忠夫侯則忠矣而所以  
得完其忠者智也漢獻不君董郭肇蠶孫吳曹魏建  
號立國徃徃弁髦帝室不知有漢天子之後久矣玄  
德初起雖云帝胄而孤貧販履無尺土寸地之階一  
時材名之士如荀文若周公瑾魯子敬之輩不南歸  
吳則北歸魏而中山靖王之胄無擇焉惟侯知之侯

蓋知有漢故知有漢天子之後匹夫相遇相然信以  
死豈其無故而弟昆哉無亦環視諸劉之宗若淵若  
表若璋盡孱弱闇懦不能自振而有志如玄德者  
可以留如綫之緒噓既燼之灰侯之與漢始委志於  
此矣東奔西竄雖死弗貳何論間關哉世每竒孔明  
之得先主而醜文若之事曹公曷不以侯觀之也夫  
隆中未出劉豫州已有聲於吳魏矣仗之以名義之  
正加之以枉駕之勤故諸葛公之識先主也常易於  
侯荀文若之歸操其初心豈遽無漢哉特其料主擇  
君無侯蚤智故誤以挾帝為秉忠偽兵為倡義逮九



錫既加或悔亦已後矣使侯而無有與劉之識必不知北面於有度之君或或而有如侯之見亦何至飲恨於壽春之死然則侯之知主猶在諸葛公之右而以死漢視或或其汗下於九原哉何況老瞞之徒也或曰侯之斃荊州也謂何噫嘻侯為漢死焉侯不云乎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夫死則侯忠也乃其死而得以為漢之名終而不如或之死漢而入於魏也是則侯之忠且智也夫

南安學記

明黃養蒙

學也者所以學乎其心也心者人所同具而常患於

於不自知先王詩書禮樂之教能順而達之非能於民所本無也習之既久則得于中者愈真範之彌密則守之已者益固士生其時周旋揖讓於詩書禮樂之中不離乎日用躬行而自得其道德性命之實其論而選之也足為天下國家之用而未及用者亦無躁進競取之嫌流風所被雖以衰季之俗猶有先王教化之遺意噫何其盛也三代既降漢人講治經術崇守師門數傳不變雖其穿鑿傳會或遠於聖人之旨然皆勇於自立篤信好古無苟且之心若董仲舒之春秋京氏之易伏氏之書王吉之詩終身立朝議



論奏對不出乎一經之中而取與進退率能自變於禮義風節所流足以懾奸雄而奪之氣安可以其訓詁牽滯而少之也至宋諸儒發揮義理之精微窮極性道之根本語學術則卑游夏論治功則陋漢唐似乎其過之矣然考其所樹立多後於漢而事功更不逮者何也且夫黨錮之禍駢首就戮而不悔道學之禁遂或更名他師杜絕來往此其於利害之所守視漢何如哉無乃祿利之途既啓則得失之患已深議論之功日勝則躬行之實益微故天下國家未有以收士之實用而當時之好議論者亦未見有以用乎天下國家也夫虞廷之告戒精一之外無數語而所交儆者惟水土工虞百穀之事蠻夷寇賊之憂而已孔門之教性與天道則罕言之而所告語者孝弟忠信居處執事子臣弟友之道豈不以百工庶績固精一之所寓而庸言庸行則性道之所流行與今之工文詞以取科第者既不止漢人訓詁之陋而高明者者則又標宋儒之緒論以附道德性命之說夫道德性命之說皆發明其所自来使人歸宿於實用今者躬行講說岐為兩途未能忘情於富貴利達之際而欲自託于高遠玄妙之見此其用心乃與學者締章



繪句以鈎取利祿者等耳且道始於愚夫婦之可知而極於聖人之所不能盡今必求工於聖人之所未言而所行未有以服匹夫匹婦之心惡在其發明夫子之道哉甚者欲廢舉業而專道學廢傳註而誇獨得所言者非其所用好名之士靡然從之使言之而是也已非夫子從周之意而况乎其未必然也故六經之訓具在而諸儒之說已詳有志之士不患乎言之不精而患乎行之不力或襲而演或起而角或竊取以為名其為文詞之害一也誠使因所讀之書反求其所言之理守所習之業以究其所施之用為子言孝為臣言忠為官言政為士言學內不欺于其心外不欺於其人則所謂道不遠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者在是矣若夫紛紛干同異之辨汲汲於功名之途則非所願聞也是舉也費九百有餘金出於公帑之美罰贖之緩而佐以師生之義助後附廟之民工以數百堅緻牢實視昔倍之皆丘侯克成厥終之功也侯名凌霄廣東海康人鄉進士

南京戶部山西司題名記

明洪朝選

南京戶部山西司故無題名林君以謙為郎中之年命吏蒐案故牘悉書前任人名氏揭之廳事之東壁



而請記於予自三代以還士之欲復先王之法以建  
非常之功者衆矣然其效卒不見於天下者何哉不  
知先王制作之意而闇於古今之宜也不知先王之  
意則失其本闇於古今之宜則不可以適其變此法  
之所以不可復而治之所以不可幾也先王之創制  
立法將以何為者哉所以阜天下之民而便安之也  
是故田而井之賦而什一之弛關市之征公物土之  
利與天下同其好惡而不私後王者作謂其不足以  
足已而附欲也於是筦山澤之饒錮百貨之利以歸  
於已然後惟已之所欲為無不遂此先王之意之所

以異於後世者也所謂本也然古今異宜先後異制  
先王之法能一一可行於今乎即一一行之能使上  
下蒙其利而適於治乎不適於治而求以拂世矯俗  
非先王之政也蓋今之緣邊戍卒內地屯衛之兵衣  
食縣官之坐困農民者遍天下此古之所無而今之  
所有也古者天子膳服匪頒好予之需壘荒賓客祭  
祀之用莫不有式過于式則譏之此古之所有而今  
之所無也古之所無者不可復今之所有者難以卒  
廢則其勢不可盡復古先聖王之法雖不能盡復古  
先聖王之法然而先王道德仁義之意自古及今未



之有改也本道德仁義之意以行後王之法雖不免  
於筦山澤之饒錮百貨之利先王之政固在是矣何  
者阜天下之民而便安之先王之意也井田什一先  
王之政也得其意則其政舉之矣此之謂也國初建  
都金陵即設戶部以理天下之財當時建白經營日  
不暇給自兩京並建則南都獨為少事之地山西司  
分治河東蘇州歲計不盈數萬事益以簡士之居此  
宜可以苟安而自逸然古之士問國之政而不能對  
則耻之况身為主計之臣而官守之責者哉今大丁  
財力大詘 天子歲求賢才以興理財之政戶部

之官皆得以其職論議而能本先王之意以施之政  
事皆古之良吏也噫今之居位者謀及其官職者鮮  
矣况於國家之事哉謀及國家之事者鮮矣况於古  
今之善敗得失有能致意於其間哉故林君之為茲  
舉非特使後人得知其人之賢不肖亦欲有志於天  
下者毋忽於國家之大計也故余本其意而論之如  
此嘉靖三十四年某月某日記

覆魚記

明薛天華

道院之東有尾池圓濶數尺許直對予宿堂道人畜  
金魚其中方夏置架其上日出而覆之日入而解如



是者不畧刻爽也余觀其色如深有仁之者蓋時常  
偃息其間亦足以舒慮憤而娛窮獨也他日有客過  
道士而問曰若是乎子之戚戚於此也道士對曰方  
夏流火捨所覆池魚將及矣予為此蓋仁之也且夫  
物必得所覆而後適何獨魚客笑曰有是哉子固小  
於用覆矣若所志寧能窮南溟天池之大而覆之也  
道士不言者久之願謂予曰嘻予七歲時即棄父母  
從吾師今老矣將盡且死於此院中耳寧能知南溟  
天池之為無窮也予為此所以盡其心於吾所見者  
此亦覆之至也夫人之有羨於其外者必失於其中  
徒窺乎大者必至殽於小此理也亦勢之然也莊  
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吾方以此為六合也  
又烏能數數乎其外余聞之恠其言若有得者蓋客  
方以道士為迂而不知與世之羨乎其外以喪其所  
見者遠矣感之而作覆魚記嗟乎使人人皆能無見  
乎其外不以覆為小吾之道豈異哉時六月二十一  
日記也

重脩南充縣學記

明丁自申

南充縣學改於正統脩于成化有年矣至是棟榱上  
側垣甃下頽諸生升堂講業者殆三百人謂其無以



蕭觀容而時居息且禮殿燬於附郡諸按部入境內  
展謁不至邑大吏朔望隨班後行釋菜禮即至邑學  
循故事觀敝陋漫不為意乃學官博士弟子方欲倡  
脩葺之議會叅政南昌張公正和分守至郡問士所  
欲興廢者具議以告公進守官自申而語之曰蜀民  
坐括木以貢司空也力不勝而憊甚矣茲將徹學宮  
新之為士則可若民何子如乘其未甚敝也計彼後  
可若干金吾與爾懲若民之陷辟者以贖使治焉崇  
正抑回胥此焉在子受命以往逾月而金輸於學鳩  
工傭作噲噲言言工且告成張公越任以去而倦

以記為厲乃學官博士弟子幸觀其學之煥有以懼  
前議也則相率詣予請文予惟學之新故此有司興  
造之常無足書者而古先建學之意何也夫先王於  
儔民之中擇其秀而出者命之曰士又取環民之屢  
爽塏之區面勢之良使立為學以居之故士之居學  
如農於田工於肆商賈於市無一日可使去者不然  
則作其宮室置其官師儼其像設辨其器物充其廩  
餼豈故為是縟文哉蓋管子所謂不見異物而遷者  
或一道也昔涇野呂子論數學謂士有不之學而之  
山水之都衢甚之萃肆者其痛切士弊嚴矣然特為



羊牧敗群者防耳抑猶未盡焉是故鼓篋孫業學之始也命鄉釋褐學之中也飲爵受醕學之成也宦賢俎豆學之終也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苟一日去學則有負士之名而孤國家建學居士之意故古人方子有知而就學宮為築舍者是子生而免水火不忘乎學也自秀才已任天下而以所得居地捐學宮者是老死而遺子孫不忘乎學也能居於是而歷少壯老如一日者謂之有方之士不能居於是而不得齒於學終身者謂之無方之民民士之分可不畏哉爾爾竟三百之士患學故而無以居子吾有司既任其責而新之矣學新而足以居矣即視之為蓬廬耗而不得挂其名與學俱散者責將誰委也吾願與多士均勗之是役也始事於七月甲申迄工於十月癸亥以次年正月落成予偕同知李君司鎮通判吳君懋推官蘇君柰為文告夫子廟礮石門右而鐫其言以詔學者是為記

希鄴堂記

明丁自申

予少也弱而放父師課以小學孝經及四書大義不甚解也家兄故業易則取易授一遍茫然了不曉所謂然好觀雜書無由得也時於笥中竊贏錢從故宦



家易亂書數種其可意義通者夜篝燈密觀睡以束  
書代枕人莫能窺之一日家大人搜笥求錢不得從  
床頭得無名書非日所授者詰予狀跪而鞭之余以  
購書受鞭寃不止母安人恚而勸曰是兒吾豈意其  
吝斯哉往吾之幼兒也以膝下移置地中然呱呱泣  
也試取故紙敗帙玩於前若琅然能為誦聲者移時  
而忘其啼吾以兒當若何竟為故紙敗帙之癖也家  
大人怒霽解曰吾始謂妨故業耳雖然兒所易者書  
也即以錢費不愈於他費乎盍姑任之是後予以就  
傳辭出外雖冗書堆案家大人亦莫知誰之所授矣

統行年十七八猶童心也忽經書本旨而馳騁好者  
左傳國語史漢三書若戰國策韓非六子與夫遜志  
空同等集皆手抄彙輯以資誦識坐此經義艱澁屢  
困有司稍返本黜華三十而始竊一第追憶少年馳  
騫之勞亦悔日力之虛擲矣然自顧涉獵梗槩誠不  
自度以為千金敵篋也遊宦金陵無紛華冗沓之煩  
得以盡發南廡書庫取帙輕價廉者必具本焉而吳  
中客以貨書至間投所好俸寡不能售然不忍拒也  
捐緜繒以償所直客笑而受之其同志有聞予好者  
亦稍稍益予以所無焉蓋積數車而歸以重累一介



之行季會故園燬于寇家大人他無所保也驅數僕  
浮海負入城中毋佯為戲曰兒何貧兒有富書出半  
屋特貧無棲書處耳予乃籍篋數并筦鑰以寄于姐  
有力者之家既久而頗為蟲所侵薄遊歸暇理篋整  
蠹自悼其初之不審且懼其終之就敝也因思謝顯  
道讀史多識程子尚有玩物喪志之譏余徒取以充  
卷也自蚤歲涉獵之外不能有加玩物不已甚乎然  
母安人從幼以此玩之使余因以墮是癖嘗一受鞭  
猶莫懲也矧是家大人出諸厄中固以獲予之所用  
心者予何敢忘焉遂僦屋而選堂以藏仍其初之題  
曲希鄰蓋鄰之家藏三萬軸雖未敢幾而繁之能聞  
父卷則有待焉為吾之兒曹者無貿易之費無負重  
之累得以醒心寓目而慰其不貧但不至如汝父之  
馳騫可矣不然俟後之子孫有如予之癖者留取故  
紙敝帙以止啼聲猶賢於敗子之嚙書而犯其一蠹  
也已記此以示長兒造并遷近遵邊迎以次有知使  
受觀焉其書目則以類區別而先識凡例于左方

崇正書院記

明李杜

昔先王以脩身正心之道著而為治能使人自約於  
禮而泯其欲心故天下之風卒歸於正而治教大行



於後世其所以勸率而程督之者雖有其人與其具  
而非其所專倚而甚賴也使聖人之教天下而專賴  
於其人與其具則其人與具之所不及而其教且有  
所格而不行而不得謂之化國蓋昔聖人慮天下之  
不治也必始於正道之壞而崇其滯僻故先有以辨  
其分而定其志其分田制祿都鄙有章溝塗有界以  
大統小以卑承尊蓋其疆理封域之間固已截然其  
嚴翼肅乎其乎章毋敢有越厥志者矣其國之老少  
自歡於服田力穡入孝出悌之中不知其為勞而忘  
其身之為賤其卿士大夫服官秉職兢兢然有不稱  
之懼而若瘝於其身無慕尊羨侈之心而不見其為  
逸而忘其身之為貴此所謂遊於化國雖開之以邪  
僻而有所不從故天下極治及周衰禮廢列國交爭  
則先王封國之制自諸侯壞之而卿士大夫各以無  
并自雄於井邑之間而氓庶之賤始無以自相長養  
於畎畝之內上下交征欲怨並熾而先王之正道蕩  
然不存矣孔子生於周末明治亂之原乃始嫉三家  
之僭禮昭兩觀之當誅墮郈邾正丘甲思欲存先王  
之治於魯而不可得乃與其徒講於洙泗之濱其於  
富貴貧賤義利取舍為已為人處約處樂之言獨倦



倦而不置三代以前先王所以教士者三物六藝未嘗汲汲於此也推其意蓋傷先王之正道既不得以望之民隸而猶可冀於聰明強毅之士有以存之於不隳故使之終日於詩書執禮文行忠信要以鼓動而薰磨之使自泯其畔援歆羨之心則其不慮之知不學之能自有所擴拓以及於世而獨發其蘊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千百年間未有明摘其蘊者而濂溪周子獨發之曰一者無欲也夫所謂欲者豈專以聲臭安佚飲食男女哉生人之所不能無聖人之所不去也蓋雖富貴貧賤死生功名語默進退直婉取與尤不容處之以有欲之心有欲則二無欲則一有意則二無意則一矣道而至於無欲則飯糗茹草將終身而已矣披衿衣鼓琴二女果者固有而已矣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而已矣其處上下也能為唐虞之禪泰伯之逃其齊死生也能為比干之死夷齊之餓以開一代之治則如周公之制作以立萬世之極則如孔子之刪述大哉一也斯其貫矣堯舜之精一非有所期於夫子而夫子之言道自不得不出於一貫夫子之一貫非有所期於周子而周子之明其義自不得不出於無欲以無欲言道則雖夫婦之愚



不肖皆可以與其知能而彼自權於服田力穡入孝  
出悌之中者皆可以為聖人之徒而聰明強毅者得  
之則其不慮之知不學之能自能有所拓擴以及於  
世而彼刑名術數功名章句之徒殆將見之而內降  
聞之而起愧求正於吾黨而有所不暇吾獨怪夫釋  
老之心可謂無欲矣而儒者攻之彼自反其心之無  
求也與儒者同而儒者攻之則亦有所不服吾又有  
以之而彼不得辭彼佛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  
視天下之物皆以為無足欲也而善於忍辱忍辱之  
也而至於無諍夫政失於朝則宜諍之於朝矣禮  
失於家則宜諍之於家矣道失於學則宜諍之於友  
矣未聞無諍而可者也彼不知吾之無欲也未嘗欲  
諍也而不得不用之於不得不諍之時彼蓋生全於  
儒者有諍之中而不知有諍之為功使世皆無諍則  
佛氏之死久矣老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視天下  
之事皆以為無足為也遂至於槌提乎仁義絕滅乎  
禮樂則其言之失視佛氏益甚矣彼不知吾之無欲  
也正欲以端夫仁義禮樂之原使天下有所循而不  
亂而乃以為天下之亂皆始於仁義禮樂彼自生長  
於仁義禮樂之中而不知仁義禮樂之為功使世無



仁義禮樂則老氏之死亦久矣噫彼其心之無欲也  
與儒者同而其功用不足以及於世則猶微有自私  
自利之意介乎其中而不免有悖於孔子之所謂一  
者是以聖人非之使其獲生於聖人之世而得聖人  
而正之則其功用之所及又豈止於二氏哉二氏之  
流恥其功用之不顯乃托於靈通冥報完精永年以  
自神其教則厚誣其師失益遠矣今世之闕然後之  
者不知其所以得而其闕然非之者不知其所以失  
故吾特本周子無欲之論通乎一貫者以為崇正之  
論而併舉二氏之無欲以異於聖人者使世之學  
者如聖人之無欲而稍異於二氏則無不正矣噫先  
王之制其廢已久既無以使人自得於無欲幸而有  
二氏者能自得於無欲矣而其幾微之差又不足以  
有所及於物而反以為闕然後之害則崇正之論豈  
得而不作哉萬川沈公好古樂道嘗夢寐濂溪示其  
所之及尹會昌度學之隙地以建神交之閣而寫蜀  
山人所著太極於其上兩廡為房聚其邑之良朝夕  
講焉蓋將明周子之學以達於孔氏而所作五行論  
述則又若有疑於周子旁通曲喻不固前聞四方之  
賢士多從之遊者後竣以呈於督學賓巖何公公歎



古學之晦而喜其復明於公也因命其額曰崇正書院而令請記於名筆公曰終當屬李山人耳迨予至會昌則公已遷工部去京師公之門人諸君述其意於杜杜與公論學多師其說故雖其既去而猶樂為之記

明經會記

明李杜

學聖人之道者果在於明之乎固有所聞尚淺而於義甚高所知雖深而其守或失者則聖人之道果不在於明之也聖人之道之所以明者蓋有其故矣蓋天下之道起於夫婦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而其

極入於興居視聽俯仰言默服食之際而其教寓於器物度數委垂裼襲周折之微四海之廣生民之衆雖聖人不可使知之而其所以使之由者恃吾有所謂器物度數裼襲委垂周折之微者耳其微者愚夫愚婦可以遵而守而其所以微者成人髦士有所不能窺也雖夫婦之愚聖人猶冀其有明而况於成人髦士所倚以彰明斯道者而忍使其不能窺耶故家為之塾黨為之庠術為之序國為之學龔鑿祝圉筐篚豆籩之器不自制於禮言而以為民間之稅三老五更艾期黃耆之臣不敢煩以民政而以為閭里之



師要其所以為教則亦不越乎致慎於興居視聽俯仰言默服食之間以求當乎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倫而命之曰道禮樂射御書數亦皆為民用之所急者姑使游之而命之曰藝士之聰明強毅服習於其微者自油然興其忠敬慈愛之心積之久而熟矣而遂契其隱顯物理之原由是士又各以其所明者而為教民之愚而不可使明者亦囿於器物度數裼襲委垂周折之微之中而不能以自出先王之教所以此陶彼薰日伸月引以章昭於不匱也周衰學廢士始以學文為先及孔子教於洙泗則皆篤於自脩維詩禮亦有棄而不習者故孔子教伯魚惓惓於不學之弊推本詩之為用其歸在於事父事君而孟子言禮樂之實亦以節文夫孝弟而已自是學者始知夫六經之旨揮發乎事物事物之繁通貫乎性命苟有志於復古者皆可因其言以求其義由其義以明其教則豈有義高而猶淺於聞知深而或失其守之過乎今周君麗峯建堂於家以祀先聖而題其扁曰明經聚鄉之碩髦以講於其間而惓惓忠孝儉慎之數言是亦不越乎致慎於興居視聽俯仰言默服食之間以求當乎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夫婦之倫者也蓋



有得於家塾黨庠之意誠使長治此邦者率喬家望  
族而大昌明其教家建而人習之如三代建學之隆  
則孔孟之經于以復明顧不易耶余蹇且拙不足以  
當幹局之任而率先教化以求明聖人之道者不敢  
不汲汲也故於是會也樂為之記然余又有懼焉蓋  
道之不明非不講者之過也講之而不行行之而不  
力徒攘竊於外以為高而好名之士又侈然為欺以  
和之敦實之意微矯飾之俗盛則反為是經之障不  
若 不講之愈也劉屏山有云學有二代上汲汲然其  
次懵懵然其次悠悠然周君蓋汲汲然非徒講者也  
是經之明也可冀矣君名微字某侍御史六虛公之  
子也

庇民三澤記

明莊如愚

君子志役乎民而欲功善於事則必備有弘濟之具  
而又思為經遠之圖苟其具足濟而施有或限或其  
事雖立而道非可常則拳局隘陋徒取應於一時而  
豈知君子弘久之道慮民者周而經政者詳雖不必  
人為之所而人之在所處者若不能遺於所濟之外  
此豈可漫為而苟圖哉自王政不行於天下而司險  
所掌設涂樹林之職廢下至脩垣除道與夫乘輿濟



人者非不侈然傳記之間然君子竟予之為惠而獨  
於後世治蜀之政乃有取其精密而知大體至所以  
詳其政者不獨謂其規模調置可觀而必及於橋梁  
道路之脩舉井竈溷園之畢辦蓋自其經畫之周悉  
者以要其大體之攸存誠所謂弘而不隘施而可久  
若蘇庵劉公之政其有得於是乎公以儒道司臬嶺  
西約身飭已貞肅憲度凡見於御吏任人繕卒練兵  
與夫操刑斷獄者莫不精確詳慎而一以仁恕之心  
持之一日按所部見嶺表炎荒之地程道逶迤暑月  
燠溽行人之困於途者憇暘無所乃卧受濕蒸掬

飈餘因厄而斃者多已於是檄下郡縣令所司度於  
通衢者每十里剏為一亭鑿井其旁遍植榕陰仍充  
以官緡率仗義督而成之其情之溢于詞者藹然煦  
覆鞠育之真可仰也如愚於是度公之命而出以謀  
民民亦樂公之為而喜於從事自高要抵新興入恩  
平陽江以迄茂名石城廣袤蜿蜒不知幾千百里而  
亭邸翼然軒轟端拱參列於周行趨者望而赴焉蓋  
空谷之邁廬也所至井甃完備而甘寒時出隨汲而  
足洒然於心目之交而忽忘其為途至其所植則又  
根盤吐舒葱朧凝翠以暢其柯葉於原隰岸塍之間



夾道離離而繁陰日就其為合抱干霄之漸乎公猶  
謹其所以愛護之者恐搖其本下令而蒔字之故木  
得其性而不讐夫公之心始於勤民而效之旁及能  
使庶物各得則知天地變化草木蕃信非居吾心外  
而德澤之垂被可引於勿替者在茲是可以無述哉  
顧如愚下吏淺陋無聞又何以述公然獨見夫古者  
甘棠聽政民猶誠其勿相剪拜祈并得泉史且列其  
能濟時艱他如喜雨豐樂之記初無繫於亭也特以  
事關乎民而名托焉况今此之亭欲以休息行人而  
直為民作乎後之沐公三澤者指而名之為庇旅可

也公名洵別號蘇庵江西鄱陽人戊戌進士會魁由  
戶科給事中歷今官

### 海鹽捍海石塘記

明陳詔

萬曆乙亥夏五月晦之夜東南海潮泛溢北自直之  
淮浦靖江南自越之寧波定海俱被淪墊而海鹽為  
甚泰之范堤松之黃浦鄞之荆公諸塘俱被衝決而  
是塘為甚蓋浙水合徽婺衢桐諸溪千里漾瀑北東  
入海而龕赭二山對峙東隘勢益湃溜鹽地如箕舌  
三面濱海正當江下流之衝內無重岡巨阜可以屏  
障外無列巘巍巖可以限帶每風汛倏發正西則佐



塘無慮正東則值塘東南則值江之橫派俱稍稍震  
恐無大慮獨東北則江注自南而風逆上之潮生自  
東而風愆憑之而又秦駐白塔激射于前雪屋銀山  
排空撼岳區區一線之塘固難卒抵此乙亥夏潮之  
變殊甚于他方也然天下財賦實倚辦東南而三吳  
地形窪澤海身高陔塘踞上游若肩背之于胷腹塘  
一決則萬姓蟬蛸全吳淵浸國家歲額孰克上供故  
是塘之築關天下大計也為尤甚余自丙子秋甫峻  
高郵湖堤之後猥奉專勅駐劄海壩總理厥事爰按  
行部諮故老覆圖牒集計謨固嘗條畫脩築便宜請

諸撫院屬諸有司以規久遠語具海塘錄中方建  
初或謂鏹必百萬程必十年後必九郡今者原估一  
十九萬餘再估一十六萬而僅費及十萬然猶犒賞  
賑貸往往格外通融自告成距興工之日僅歲餘中  
更農月汛期時或寬假即簡賢任能募商招匠旁及  
他郡而自瀕界郡邑量行協濟外毫無濫徵且也石  
塊則分採于杭湖諸山不專洞庭以躉歲月石船則  
分造于杭湖等廠不派下縣以致推調而又督以限  
期驗以關隘通以塘河佐以舊石故石料日集而工  
日興視昔為易其築砌則扒沙下椿倍增巨木縱橫



疊架底濶身窿一如監生典史樣塘舊式至合縫則用糯灰鐵錠使無漱汨填心則用方正石塊使無傾斜傍塘則挨石實土使無孤懸視昔為密全築者七百五十丈理砌者一千七百九十二丈餘新石一十五萬餘舊石一十三萬三千餘內開塘河并濬白洋河三千三百九十五丈隨建木橋五座以備疏洩通往來培舊土塘并備塘二千二百一十六丈築新土塘七百一十五丈以壯地局預不虞外置盪浪木二千六百丈置鐵獸一十二座以殺洪濤鎮龍怪中補脩缺塘八十五丈餘以絲輔車鞏襟帶視昔為周且

鉅後既竣然後以其餘力鼎建海神楊公廨宇增脩宋庄天關險要開鑿澈浦裏河為生民社稷萬萬年磐石之安于是精衛讓功陽侯失險塩民始獲寧宇吳越始獲蓄畬而朝廷始紓青社之慮矣是役也余雖專厥職而撫院諸公提衡于上郡縣諸吏贊理于下我藩臬諸長公往還持翼于其中加以戎衛之奔走鄉大夫邑父老士民之諷議竭誠殫力鞭石移山顯帙豐碑詳哉其言之也比余擢滇南而去郡倅張君繼芳率士庶懇余言告諸來者蓋張曩採抗石厥功最多今攝鹽政厥勞最久而余亦慮夫艱難之易



忽也輒書其梗槩授之

勅建按察使楊公報功祠記 明陳詔

捍海石塘之後余間關奔走者數年而揚公尤神應云公諱瑄字廷獻江西豐城人舉景泰進士試御史再疏曹石之奸謫戍嶺表 茂陵即位復公官陞

浙江按察司憲副巡視海道癸巳甲午風潮大作乙未丙申繼之海大圯公篤意籌畫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霽衢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公脩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最鉅捍患最大陞按察使甫半載病亟語察案惓惓惟築海塘法不

及私語具名臣傳中益民戴公德肖公像祀之海濱萬曆乙亥之變祠宇漂沒而公神像泊二三侍衛平移百步外踞高曠間儼如廟貌土人異之余自奉命綜理塘務巡海上訪公故蹟率有司謁公禱以默相此余督石柘江公白晝現形授以脩築之法出人意料塘既完余據祀典白之撫院疏請建廟賜額蒙旨准名報功祠有司春秋仲祭遂於白洋河內擇高爽善地負城面海創建神宇設以几筵侍以衛從環以垣墻匾以勅旨永鎮洪波與海神埒夫公直聲在朝廷勲名在史冊區區一祀胡能重公顧萬頃溟渤一



線堤防自非藉公精誠孰克鎮定遐思美報百代不  
磨宜矣然余復有感焉邇借少府張君增修前績而  
張君內倣縱橫樣塘外倣荆公陂塘自公始也其有縱橫樣塘自  
往牒鹽之有荆公陂塘自公始也其有縱橫樣塘自  
葵峯黃公始也張第脩二公之業兼而用之績以罕  
儷今公作元祀而黃未參一豆人心歆焉矧丈尺段  
分次第字號迄今皆遵黃法視公屬續惓惓良亦無  
忝晉祀何疑余雅意續請於朝凡捍災禦患法施民  
勞定國一言一事苟合祀典皆乞侑食庶間用勸來  
者而黃為急乃匆匆滇南之行未果也余感公惓惓

之意書以識之蓋亦公所許矣

葺涿鹿公署記

明王師性

涿古范陽地也戰國之時燕都易水上范陽與雲中  
九原並跨要害其後漢建關中宋建汴河燕雖天府  
之國當是時隸天子輿圖為北邊地於四方藩道猶  
郡縣也不足以當國家輕重之處自我 明定鼎

燕京而涿州為咽喉矣東從固安南從新城西從涑  
水車騎分道進輻輳歸涿以北抵良鄉入帝城則所  
謂天子股肱郡無踰此者夫燕有棗栗之利民不佃  
作而富棗栗蘇季子所以語燕文侯也故罔畧之所



布耒耜之所刺火耕水耨不可以方吳越郡之平而  
田園市租錢穀徭稅廩入之儉自秦時已然矣當今  
稱內地畿輔寓縣四方吏受冠帶祠春秋應朝請而  
來奉貢而至者其輿皂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  
鞞鞞殷殷若有三軍之闕而靡不供億於州大氏守  
是州者一日之間什一坐堂皇眎事什七候疆外賓  
至甌窶於車塵馬足間而已不佞自中都倅奉命來  
刺茲州蓋嘗竊思之州之治有難有易它省藩郡國  
去京師遠守令賢否天子不能自察知而寄雌黃於  
都御史御史之奏牘往往有淹抑不上聞涿抵京師  
不二百里而近更有張設注曆朝下令而夕上達  
才謂易以見而聲聞易以達此它省藩郡國之所難  
而涿之所易也今天下遠近人氓謠俗喜好如所云  
楚剽趙悍齊緩達多智而吳越多文學民仰機利所  
豐所畜姑未遠引要以涿附長安輦轂下地雖薄寡  
於積聚其民齷齪椎樸少文頗有桑麻之業畏罪而  
重犯灋無翁伯矚氏刀諸豪吏執三尺繩之頰首聽  
裁獄訟稀少其案牘易以訊而法網易以行此它省  
藩郡國之所難而涿之所易也它劇郡當孔道衝或  
其省中文武大吏往來上下耳又不則四方之賓至



授於有司則亦其旁近國監司上官與天子一二皇  
華使以事至其境其有郵驛厨傳之供猶易而涿則  
不然藁爾之區受天下轉轂賓過如織館壞於垣車  
疲於軫縣官無錢從民貫馬以次傳之至益發民間  
卒而猶不足以應幸然帳具無訶望去疆候又以賓  
至請矣此它省藩郡國之所易而涿之所難也嗚呼  
季布一河東守其賢人言之其勇使酒難近人言之  
言未必其益於當否至以其毀譽之詞入能令漢天  
子轉圜而聽夫非以股肱郡近故邪不然令布而遠  
方吏何以遽蒙此聲於朝廷間也東海蕭生為平原

太守天子已蚤知其經明持重議論有餘而復試之  
於三輔則亦左馮翊重地治民考功得表見所長耳  
余不佞謗謗待之奉職無狀不敢自擬於蕭生而亦  
何虞於河東守毀譽之言維是涿之治其難可為也  
其易不可為也其難者在官與民之供而其易者在  
名與實之辨徽名則善上官同意迎旨其難必在民  
効實則調民力抗禮守正其難必在官難易之際蓋  
未易言之矣余故因公署之葺謹書之以告後之刺  
涿者



清源文集卷之十三

清源文集卷之十三終

如重

月

自





